

家

美天編刺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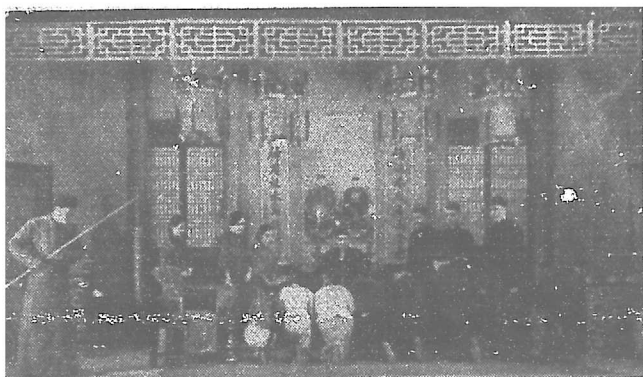


Emo. 19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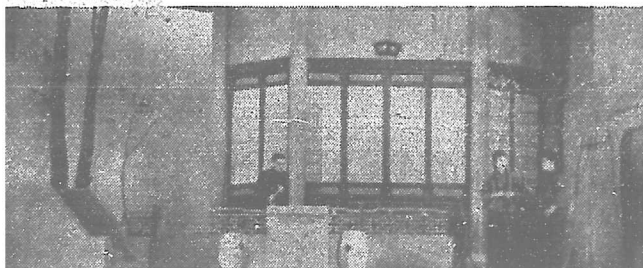
家

(五幕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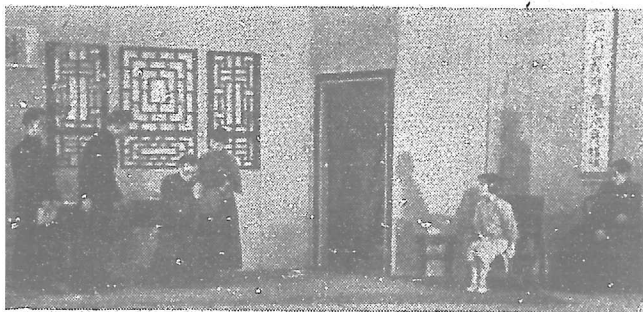
舞台面



幕 一 第



幕 二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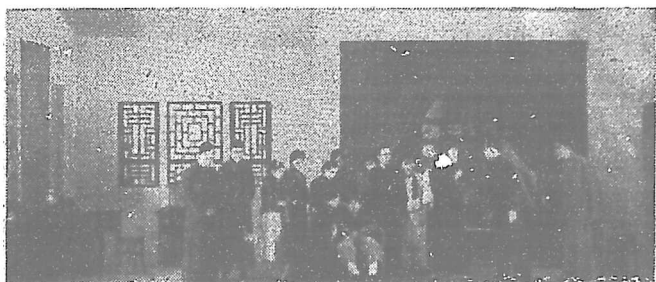
場 一 第 幕 三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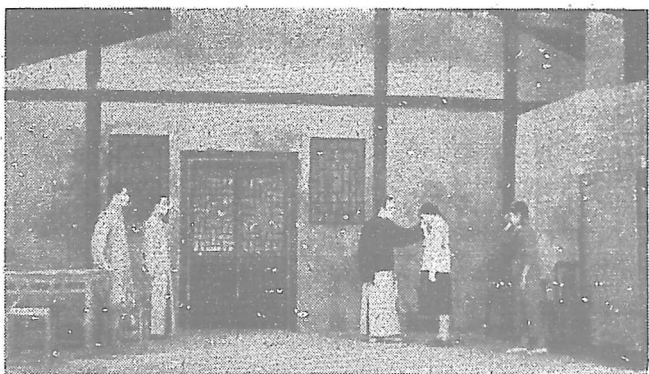
場二第 幕三第



場一第 幕四第



場二第 幕四第



幕五第

登場人物：

男

高老太爺

高克明

高克安

高克定

高覺新

高覺民

高覺慧

海 臣

陳劍云

馮樂山

袁 成

女

陳姨太

366519

[1]

周 氏

沈 氏 (克尼之妻)

李瑞珏 (覺新之妻)

高淑華 (覺新妹)

高淑貞 (克定女)

錢梅芬 (梅表姐)

張蘊華 (琴表姐)

鳴 鳳

婉 兒

何 嫂

其他各房女眷、僕人、道士……等。

全劇發生在四川某大城市。

五四運動後。

時： 地：

第一幕

佈景：

高公館的堂屋，佈置異常堂皇。除夕之夜，燈燭輝煌。中門大開，正中神龕下面擺着長方的供桌，披了紅絨桌帷。供桌前火盆架裏燃着熊熊的炭火，地上鋪了一張大幅紅色氈子。供桌上有香爐燭台等，牆壁上滿掛着高家祖先的遺容，每具像前均供着一隻酒杯。

除中門外，左右各有一門，一通老太爺屋，一通周氏屋。正是祭祖謝天地之後，遠處砲竹聲稀疏傳來，室內人衆愉快地擾攘着。

幕啓時，高家的老僕袁成忙整理椅披桌帷，海臣——一個四五歲的男小孩，拉了女僕何嫂和十四五歲的堂姐淑華上，大家都穿新衣服。



海 (對淑華) 你看(指着自己身上的新衣服)新衣裳,簇簇新!

華 (伸手去摸)紅綢子,藍緞子……

何 三小姐身上的新衣裳也好看。

海 (高興地跳躍着)真好看,真好看。

(他們無意中踏着了鋪在地上的氈子,袁成走來拉平牠)

袁 瞧!剛鋪好的氈子,又給弄皺了。(對何嫂)何嫂,別讓孩子們踏着紅氈毯!

華 (不滿意地)袁成,不許你再叫我孩子。過年我又要長一歲了。

袁 是的,三小姐。我看着你一年一年長大起來,不再是個孩子了,心裏不知道多末

高興……

華 還是孩子孩子的,等一下你還要跟我叩頭呢!

袁 那是……

何 (笑對着袁成)好了,好了!(抱起海臣)來,看看祖宗的像。(走到像前,淑

華隨在後面)

袁 (自言自語地) 一年一次, 這樣的好日子不多…… (走去剪燭心) 等一會

兒老太爺就要出來, 各房圍了他老人家歡天喜地地叩頭。(喃喃地) 去年也是這樣的, 滿堂屋的人, 外面下着雪…… (翻着炭元, 然後由中門下場)

(丫頭鳴鳳, 一個十七歲的娟秀姑娘, 剛換好新衣服, 在門口張望。)

華 鳴鳳, 快進來!

鳴 (怯生生地走進來) 就辭年了吧!

華 你猜一共有多少位祖宗?

鳴 我, 我不知道, 三小姐!

(內室有人叫鳴鳳)

何 三少爺叫你!

鳴 我…… (遲疑)

何 怎麼不去？

華 等一下，（拉着她）猜對了放你走。

（裏面又有人叫鳴鳳）

何 太太叫你。

鳴 噯，來了！（急忙入內室）

海 （指着一個男人的像）爺爺！

何 （拉開他慌張地四面看了一下）瞎說。

海 （偏要說）是爺爺，爺爺！花白鬍子，兇得很。

何 不許亂叫，小少爺，再鬧，不歡喜你了。（抱開他）

海 下來，我要下來末。

（何嫂放下他）

華 海臣說，今天你幾歲？

海 四歲。

華 明天呢？

海 還是四歲。

何 不錯了，過了年是五歲了！小少爺說五歲。

華 (對何嫂) 讓他自己說！

海 (看看二人) 過了年五歲。

(她們笑)

華 屬什麼？

海 屬馬。

華 過了年呢？

海 屬……

華 屬老鼠。

海 三爸說，過了年我屬老虎！

何 (笑) 騙你的，明年還屬馬。

海 不是屬老虎，三爸說的。

(克明上場，態度頗為莊嚴，有預，約摸三十幾歲。穿袍子馬褂。先巡視一遍，撥撥炭元，又放放好香爐燭台)

華 (沒有看見克明上場) 就屬老鼠吧！

海 不！

華 (指桌子) 屬桌子好不好？要不然，(指椅子) 屬椅子。

海 不要，不要，屬老虎，我要屬老虎。我問媽媽去。(向內室跑)

何 慢慢跑！

海 媽媽！媽媽！(一不小心，跌倒在地上，哭起來。)

何 別哭，別哭！(把他抱起來)

海 (指指地) 死磚頭! 鬼磚頭!

何 打牠 (用脚作踏狀, 一面哄他) 別哭, 過年不許哭的。

華 打死牠, 是牠不好!

海 打死牠, 打死牠…… (止了哭)

明 海兒, 不許胡說!

華 (發現克明大吃一驚) 三爸!

明 大年除夕, 說話當心點, 何嫂帶海臣到別處去。(走進內室)

何 快住嘴, 哭了過年沒有糖吃! (克明又上場, 手裏拿着一個紅字條, 上面寫着:

童言無忌, 大吉大利)「八字」)

(陳姨太跟着上場, 她是一個頗爲俗氣的女人, 瘦長, 滿臉打了粉, 說起話來幾幾刮刮地, 頗厲害。)

姨 快貼起來, 三老爺, 省得他們講不吉利的話。

明 (虔誠地把紅紙分貼在兩面柱頭上) 孩子們說話總不當心。(揮手) 何嫂，抱海臣出去!

姨 (看見他們還在) 快去，快去，等下再來。

(何嫂海臣淑華都下場)

姨 孩子們真是——我可是愛孩子的，不過大年三十，要圖個順序，老太爺就最忌諱這些……

明 (微點頭) 不能驚動老太爺。(走出去)

(陳姨太在炭元上點燃一根紙枚)

(覺慧和覺新上場) 覺慧是一個十七歲的青年，爽直，清瘦，熱情，唯不脫雅氣。于覺新則完全相反，不過廿五六歲，但儀態却非常老成，拘謹，懦弱，呈未老先衰的樣子，超過了年齡遠甚。覺慧欲向外走，覺新阻止他。)

新 聽我一次話，三弟!(用眼示意陳姨太在此。)

慧（瞭解他的意思，反故意地）人家都去，我怎麼能不去？

姨（故意插進來，嬉笑地）三少爺要出去？

新不……是……是……隨便講講……

慧（口快）我是要出去一下。

姨（惡意地）大年三十要出去，倒是新聞。（下場）

慧（嫉視她的背影）……

新何必呢？我看你還是忍耐一下，不要出去的好，現在陳姨太又知道了。

慧你就是怕她！

新不是我怕她，實在是何苦呢，爲了這末點兒小事情。

慧督軍乘學校放寒假，串通學校當局把上次請願，當代表的幾個同學都開除了，

大家想辦法對付，這能算是小事？

新我不是這個意思，你也得想想，今天是除夕，等一下就又要辭歲，爺爺要是發現你

不在家，那多糟糕！上次的事，大概你還沒有忘了吧。

慧 自然不會忘記。就爲了我參加請願，爺爺把我關在家里一個多月，可是結果呢，到底給我掙脫了。

新 不過今天不同，我看你還是不要出去的好！三弟。

慧 那怎麼行，黃存仁特爲約好了大家今兒晚上在他家裏，大家商量，明天一早到外面去發傳單，我怎麼能夠不去？

新 （無法）這又有什麼辦法呢！既然我們是這末一個家庭，生在這個時代……

慧 夠了，夠了，你的無抵抗主義又來了。我看你還不如索興做一個基督教徒的好，人家打你的左臉，你把右臉也送上去給他打。

新 （不動氣，反而笑）你的性子真急。爲什麼儘向我發脾氣，你罵我又有什麼用？

慧 （堅持）我一定要出去。

新 今晚還是不要去，明天去好了。

慧 不，我要去。

新 (讓步) 跟爺爺辭過歲再去。

慧 我不能失約。

新 (痛苦地) 爲了我着想，今天不要出去吧。

慧 這不關你的事，我應該有我行動的自由，你是一個無抵抗主義者，你不能把我也當做一個無抵抗主義者看待。

新 (懇求地) 三弟。

慧 不要阻止我，看他們能把我怎麼樣。

(覺民走來，他較覺慧稍長，但實際年齡也不過只相差一歲，性情却溫和得多，鼻上架一副近視眼鏡)

新 來勸勸三弟叫他別出去！

慧 二哥，人家都在黃存仁家等着我，你看我怎麼能不去？

民 是的，不過……

慧 （得意地對覺新）你看可對！

新 爺爺知道了怎麼辦呢？除夕晚上，孫子不辭歲，跑到外面去……

民 我們也得在這方面想想。三弟，你們爲什麼約在這末一個時候呢！

慧 （微愠）你那裏知道事情的緊急，成天只曉得替琴表姐補習英文。

民 好，三弟，（親愛地）別生氣，這些日子我沒有參加你們做事，真對不起。

慧 那麼你當然贊成我去了。

新 回頭跟爺爺辭過歲去好了。

慧 不行，那來不及，遲到了他們會說我不守時刻。

民 要不然，你先去告訴他們一下，趕回來辭過歲再去好了。好在黃存仁家並不怎

麼遠。

新 （釋然）這就好了！（親愛地）越快越好。

慧 (遲疑後決定) 好的,我決定這樣做。這並不是怕爺爺,實在是怕給你找來更大的麻煩。

新 (欣慰地) 多謝你,其實你要怎麼做,我都管不了你。

民 快去吧!

新 坐轎子去,可以快點。

慧 我不要。(向中門走去)

新 (開頑笑) 我忘了三弟是個人道主義者。

慧 總比不抵抗主義者好些。(跑了出去)

新 (笑着) 隨你怎麼說,只要馬上回來就好了。(看見了他跑遠了,對覺民) 回頭要是爺爺看不見三弟……

民 他趕得回來的。

新 其實爺爺不讓他出去,也是爲他好,深怕他在外面吃了人家的虧,軍人不講道

理是真的，不過我們也犯不着跟他們鬥。

民 據說省城外的張軍長好些，他就不贊成督軍這種野蠻的舉動，上次督軍處罰搗亂學生演劇的兵士，怕亂子鬧大了，就是這個原故。

新 不會有多大差別的，二弟，軍人總是軍人，前幾天風聲不是有點緊麼？

民 （感慨）老是內戰，自家人打自家人，哪一天槍口一致對外就好了。
新 總有那麼一天的吧！

（袁成進來，手裏拿着拍枝，撒在紅氈上。又走到供桌上將紅紙包的砲竹解開，繫在一根竹桿上，放在桌角。）

民 大哥，琴表妹說過了年要進我們學堂呢。

新 你們的學堂，真地要男女同學麼？

民 我們校長說過，要是沒有女學生，他就叫他太太第一個來報名。

新 這樣的校長真難得。

(沈氏進來，一個舊式女子，無用，嘮叨，對正在進來的袁成。)

沈 袁成！

袁 (停止手裏工作，畢恭畢敬) 五太太，有什麼吩咐？

沈 你去——你去——(看見覺新弟兄倆，一頓)

袁 什麼事五太太儘管吩咐。

沈 快去，把五老爺找回來，他說出去一下，怎麼到現在還不回來。

袁 是，是，不過小的不知道五老爺現在在什麼地方，小的不知道到哪兒去找他。

沈 快去，快去，遲了怕來不及了。

袁 是，是！(下場)

沈 (轉身對覺新弟兄) 你們沒有看見五爸爸嗎？(半自言自語，掩飾心中的不安)

(他就是老歡喜在外面跑，現在又出去了。(一頓) 爺爺是知道的，好像是採辦什麼東西，不，新年請什麼客人。(二弟兄對她這種不大高明的掩飾，並不感

覺興趣。)

新 (不得不應付) 五爺五爸什麼時候出去的?

沈 出去不久啊!

新 哦! 我想五爸就會回來的。

沈 既……

新 等一下爺爺就要出來, 五爸不會去遠了的。

沈 (對於這個解釋, 表示滿意) 就是這麼說啊, 不過, 大少爺! 你不知道, 五爸上街, 就不告訴我到哪兒去, 叫人不得不着急呢, (對覺民) 二少爺, 你們學堂裏什麼時候開課啊。你五爸已經決計請一個教書先生來教淑貞四書五經了。

新 那也是好的。

沈 進學堂自然我不想。不過唸了書, 將來到底好些, 至少信可以不要人看。

新 唵, 唵!

沈（搖頭幌腦地）我不能讓她學新派，小腳總要裹，我看不來大腳，又不是鄉下佬，一雙大腳，像什麼樣子。大少爺，你說對不對？

新（無法）是的，是的！

沈淑貞這孩子倒聽我的話，（邊走邊說）袁成要是回來了，大少爺，你叫隨便那個下人來告訴我一聲。（下）

新 噯！

民 五嬸還自以為有打算呢！一看到四妹那雙小腳，我就難過。

新 這又有什麼辦法，現在居然能找一個教書先生來教四妹書，已經是天大的改進了。

民（突然想起一件事）你知道麼，大哥？

新 什麼事？

民 五嬸還悶在鼓裏呢！

新 你說什麼事？

民 她以爲五爸爸常常出去，總是辦正經事，其實是租了小公館了！

新 (驚) 真的？

民 那天我跟三弟，吃過晚飯出去散步，路過一條冷僻的街巷，突然看見五爸從一間院子裏走了出來。

新 什麼地方？

民 那是一個極冷僻的巷子，我想：五爸爲什麼會在這兒呢？三弟正低聲跟我說話，誰知道五爸看見了我們，馬上回轉身走進去了。

新 你們看清楚沒有？

民 後來我們跑過去一看，那個新近油漆的大門上面還有個紅紙條，寫着：「金陵高寓」那個筆跡認得出是五爸寫的。

新 (恍然) 哦！哦！

民 說不定現在正和他那個姨太太吃着年夜飯呢。

新 怪不得外面有人這麼講，說他和一個叫「禮拜一」的妓女相好。原來這是真的。爺爺要是知道，那真不得了。

民 這就是所謂大家庭。

新 真是沒有辦法。

（覺新的妻瑞珏上場，賢淑，端莊，雖然生了海臣，仍然顯得年青，在高家還算是個新娘子。）

民 大嫂！

珏 叭，二弟（本來有很急切的話講，一看見二弟在馬上和緩下來）你們談什麼？隨便談談！

新 喜封生果都弄好了麼？

珏 （點頭）快點去，快點去！

新 什麼事？

珏 快去接灶。

新 好。

珏 我當你已經接了回來了。（親愛地）快去吧。

新 我就去。

姨 （在內）該接灶了！時間不早了。——怎麼了，人呢？

珏 陳姨太叫了，快去！

新 來了。（對內）就來接灶了。

姨 （在內）怎麼還不來，接灶不能再遲了！

民 （氣）明明已經來了，還要叫，大哥，你……

新 （回頭）二弟，什麼？

（陳姨太出現在門口）

姨（看大家一眼，冷言）大少爺，我當什麼攀着了你的腿，連灶王老爺也給忘了。

原來是在這兒，妓閨房之樂呢！（假笑）老太爺在那兒催問呢。

（瑞珏紅臉低頭，覺民不平）

新 是，我這就來。（向瑞珏看了一眼，想說什麼，未說下。）

民 （不願留待下）大嫂，我到你屋裏看海兒去。（他和大嫂下）

（克定上場，稍有醉容，他是一個典型舊家庭壞子弟，花花公子，吃喝嫖賭無所不為，看見陳姨太，客氣地請安）

定 陳姨太，爹還沒有出來麼？

姨 就等接灶了。

定 （曉得沒有遲到，放心）好極了。

姨 五老爺出去了？

定 不——唔——曉——我——有點兒小事，出去了一趟，要是爹問起，千萬請陳

姨太回說沒有這回事。

姨 (看見他言語不順,有點顛三倒四)怎麼?五老爺喝醉了?

定 不,沒有,我沒有喝酒……就是喝,也只是有一點兒,好比沒有喝,不過,老太爺……

姨 老太爺的脾氣,五老爺是知道的……

定 千萬千萬請陳姨太不要提起。(馬上奉承)哦,我忘了,前天我到新大祥看到

一種新到的料子,據說是人造絲,義大利貨,大花頭,好看極了,我要他們留下一匹,還有一種長統絲襪,據說是東洋貨,給學生燒了不少。

姨 可惜!可惜!

定 他們只剩兩雙,要是陳姨太要的話,過年我帶雙回來。

姨 謝謝五老爺,不過一時我用不着這些東西,要是五老爺順便的話,問問他們什麼價錢也好。(下場)

定 (追前一步)或者要別的什麼,關照我得了。

(沈氏上場)

沈 (看見克定，又氣又怨，又怕他捨白) 怎麼到現在才回來？

定 (態度一變，顯出兇狠的樣子) 有點兒事。

沈 有點兒事？也不想想今天是什麼日子，等得叫人多着急！

定 我不告訴過你就回來。

沈 大家都預備好了，爹就要出來，還不見你個人影兒，你說叫人着急不着急？

定 現在我不回來了？人家有要緊的事，你就不知道。

沈 什麼要緊事，大年三十晚上？

定 你們娘兒們懂得什麼。

沈 我看你越來越不像樣了，不管什麼日子，只管往外面跑。

定 (頂撞) 多管閑事。

沈 那兒去的？(聞着酒味) 喝了酒啦！

定 你管我！

沈 我不管你，不過我的首飾呢？還給我。

定 首飾？

沈 怎麼快還給我啊！

定 不是告訴過你，借給人家做樣子了嗎？

沈 做樣子，做樣子，一直做到現在了，還不還來。

定 人家東西還沒有做好呢。

沈 你騙我，大年三十晚上了，還沒有做好！

定 我才不騙你呢！

沈 那末，拿來！

定 過兩天拿給你好了。

沈 你有幾個兩天，過年不帶首飾什麼時候帶

定 你不是還有……

沈 少了給他們幾房笑話。

定 那裏會夠了，夠了，今天是大年三十晚上。

沈 是的，大年三十晚上啊，（拉他走）到房裏去。

定 不，我不去。

沈 我問你，淑貞那副金手鐲呢？也是你拿了？

定 （心橫）是的，怎麼樣？

沈 他嚷着要呢！你跟她說去。

定 哄哄她，說明天給她好了。

沈 到明天呢？

定 就說放在箱子底下，一時找不出來。

沈 不行，你騙孩子，不能騙我，究竟弄到哪兒去了。說！

定 你不用管!

沈 我告訴爹去?

定 你敢!

沈 看我敢不敢? (欲下)

定 你忘了今天是大年三十。你真好意思去告狀?

沈 不管年三十不年三十,我就是要去告訴爹。(欲下)

(克安上場,他是克定的四哥,年齡性情相仿,也是一個浪蕩子弟。)

安 (故作嚴肅之態) 怎麼到現在才回來?

沈 對啊!真的要問問才好!

定 好了,好了,你回房裏去吧!

安 就要辭歲了。

定 (向沈氏) 去同淑貞來吧!

沈 她吵着要金鐲怎麼辦？

定 我一定想法子。

沈 想法子，想法子……（下場）

安 你也該早點回來才對！

定 你不知道，禮拜一儘纏着我，就不放我走，還拚命灌我酒，你沒有去，你要是去了，

一定很高興的她……她……

安 少顛顛倒倒的，讓爹爹看見了不得了！

定 禮拜一問起你，問你爲什麼不去，說你不賞她臉，她約好惜春……

安 （感到興味）惜春去了？

定 是的！

安 （頗爲惋惜）可惜……

定 我向她說了，實在走不開，要不是有事，一定會去的。

安 對了，對了，惜春的確是個可人兒，又秀氣，又風雅，而且又會吟詩，真難得（如見其人）啊！（搖頭不止）

定的確非凡。

安 真可謂是「美人」了。

（二人笑，袁成上，見狀，縮回，咳嗽一聲，兩人立刻擺出威嚴的樣子，袁成進）

袁 四老爺，該行禮了吧？

安 去請三老爺來！

（袁成下，馬上克明上場，後面隨着袁成，他來回看了一遍，然後——）

明 去請各房太太少爺小姐一齊出來辭歲。

袁 是。（下場）

（在外）各房太太、少爺、小姐出來辭歲啦！

（立刻門外擠進了很多人，每個人臉上都充滿了笑容，孩子們嘰嘰咕咕地講

着，分立兩旁，左面是男的，右邊是女的，女的以周氏爲首，周氏體胖臉圓，是一個慈祥的中年婦人。陳姨太也出來了。男的則是克明以下各人，此外還有男女僕人，袁成、何嫂、鳴鳳、五房的丫頭婉兒等，這時袁成已經在居中搬好一張椅子。

（周氏與沈氏互相爲禮）

沈 大嫂忙完了？

周 （笑）你們人少，比較好啊！

沈 （不見淑貞，四面看，向後面）淑貞，到這邊來！

貞 （在內）我頭上的花掉了！

沈 （對身邊的婉兒）婉兒，你去幫她找找。

（婉兒下，隨即同淑貞上，淑貞年紀甚小，小脚，着新衣服。）

（大家站好）

明 都來齊了。

安請爹出來。

(克明走入內室)

海 (拍手) 三爺爺去請太公了，叩頭好，好啊！恭喜恭喜！

珏 (對海臣) 不許吵，(阻止他) 要乖乖的。

周 (發現覺慧不在) 慧兒呢？

新他……

民就要來的媽！

周 (着急) 這……

(通老太爺室簾動)

海太公出來了，太公出來了。

(老太爺出來了，異常尊嚴，六十幾歲，髮鬚半白，大家馬上肅立，一點聲音都沒有。後面跟着克明，老太爺走過去預備坐下。)

太（滿面笑容，看看大家）嘻嘻！「四代同堂。」

明（依次，對自己的輩，做個手勢）我們給爹辭歲。

太 嘻嘻，嘻嘻，（突然發現什麼）慢着！（用手指人數）缺了誰？（四顧，細看。）

新（低頭）……

太是……慧兒，他到那兒去了？

（靜默，沒有人回答。）

太（發威，怒）他到那兒去了。

新他……他……

民他出去了。

太呀！大年除夕跑到外面去，全家團圓只少了他，成何體統！

新三弟說有點事就回來。

太有點事什麼事？這樣要緊？不好過了今天做。

民 三弟就要回來的

太 哼，你們讀書全讀壞了。一點不「知書識理」。（氣忿）新兒，馬上把你三弟找回來……（咳）找回來見我……

姨 （走過去）老太爺，千萬不要着急，這麼一點小事犯不着生氣。（挑撥地）過年過節大日子，要圖個吉利，三少爺大概真有什麼要緊的事。

太 （不理，向覺新一句一頓）新兒！馬上去找，非找回不可。

新 （向覺民）爺爺…… 嗯……（向覺民） 嗯……

太 快去，快去！

（這時，頗為關心的鳴鳳原站在門口探望，現在叫起來。）

鳴 三少爺回來了！

（大家向門口望，果然覺慧跑進來，喘息，身上有雪，大家屏息，看着他。）

太 （聲色俱厲）到那兒去的？

慧 有一點事，爺爺。

太 你不知道今天是除夕嗎？

慧 知道，我特地趕回來的。

新 (解圍，去拉覺慧) 還不快來給爺爺辭歲。

(覺慧走過去拍拍身上的雪，喘息未停)

(靜默)

太 (覺得威嚴已有，返顧覺慧，突然感到子孫的可愛，反倒和藹起來) 滿身是雪，

這末喘息。(微笑) 爲什麼不坐轎子？

慧 我不慣坐轎子。

新 (趁機) 三弟是個人道主義者。

太 (笑) 嘻嘻 (又向大家看了一眼) 唔，現在一個人也不少了 (非常滿意，坐

在椅子上。) 真是，一個也不少。「四代同堂」好極了，嘻嘻嘻嘻……

明 袁成砲竹放起來（率領大家）我們來給爹辭歲！

（袁成拿砲竹下，克字輩男女排成一行，向老太爺叩首。老太爺嘴裏說着吉利的話。）

新 三弟，一齊給爺爺叩頭。

（覺字輩淑字輩男女齊向老太爺叩頭如前，老太爺笑着說些「恭喜恭喜」「長命百歲」等吉利話。）

（外面砲竹聲大作）

——幕——

第二幕

佈景：

高家花園的一角，右面是建築得頗為典雅，雕梁畫棟的花廳，上面橫匾上題着「朱樓」兩個大字，廳前走廊上有破凳，紅木矮几等飾物。門前有門帘，裏面顯耀着燈光，屋左是葡萄藤架，裏面結着各種顏色的小燈籠，後面是竹和松的叢林。台左聳起的地方有一座小橋橫騎着，橋那邊一片湖水。天井前面是梅林，林裏有一石桌，圍着石凳。

正月元宵前某一日傍晚。梅花盛開着。

幕啓時瑞珏在折梅花，何嫂抱了海臣站在樹下。

海
媽！
抱！

珏 好孩子，媽就來抱你。（折梅花）別吵！折枝好的給你玩。（真的折了一枚枝海
臣|又去折。）

何 少奶奶，讓我來幫你折吧，小少爺要你。（放下海臣要去幫助）

珏 不，海兒乖，媽歡喜你，再折幾枝就夠了。（對何嫂）大少爺就只喜歡梅花，他嫌
你們隨便折的沒有樣子。

何 也真怪，大少爺什麼花都不愛，就只愛梅花，桌子上，茶几上，床前供了好幾瓶，都
還嫌不夠。

珏 一個人總有個嗜好的，你哪裏懂得大少爺愛梅花的脾氣。

何 真古怪，大少爺這些日子……

珏 這有什麼怪，你不懂得就是了。（折好梅花，很謹慎地拿在手裏。）

海 媽，給我拿！

珏 （笑着）不要鬧，回頭爸爸會不高興的。

海 我要末，我要末……

珏 不是已經給你了一枝嗎？

海 全給我拿，全給我拿。

珏 （給他）拿好！這是什麼花說？！

海 梅花。

珏 爸爸歡喜什麼花？

海 梅花。

珏 海兒呢？

海 我？

珏 你歡喜什麼？

海 我歡喜媽媽！

珏 （抱起來，吻他）寶貝，好孩子！（花被碰掉在地上）

海 (指着地上的花) 花! 花!

珏 (看見花落在地上) 啊! (連忙放下海臣拾起來) 弄壞了…… (又跑過去再採)

(覺慧從走廊內走進來, 手裏拿着一本書)

慧 嫂嫂要梅花, 叫鳴鳳來折好了, 爲什麼要親自動手呢?

何 三少爺說的是啊。

珏 (笑) 你大哥就喜歡梅花, 我怕鳴鳳選的不如意, 總是自己來折。

慧 哦!

珏 (對何嫂) 你先回去看看, 給大少爺煮的雞蛋好了沒有。 (何嫂攜了海兒欲下) 海兒怎麼不叫三爸?

海 三爸, 三爸!

慧 (摸摸他的頭) 好, 晚上看烟火呵!

(何嫂攜海臣下)

慧 (望着瑞珏手中的梅花) 這麼多!

珏 三弟還不知道大哥多喜歡梅花呢。他房裏老是養着幾瓶梅花，前幾天硬要我

畫一幅梅花帳簷，你是看見的。

慧 嫂嫂畫得真不錯。

珏 三弟笑我了，我本來是不肯畫的，經不起你大哥再三地央求。

慧 所以畫得那麼好，是不是？

珏 本來我也是愛梅花的。

慧 是不是因爲大哥愛梅花？

珏 (微微起了紅暈) 不用問我，三弟，等你將來娶了親，自然會明白的。

慧 (故意地) 明白，明白什麼？

珏 你不要強嘴，將來去問你的夫人好了。(折好梅花)

慧 大哥歡喜梅花，大嫂也歡喜梅花……

珽 三弟，你不歡喜梅花麼？

慧 不，我……（突然搖搖頭嘆了口氣）我什麼都不歡喜。

珽 這幾天苦了你了，三弟，他們把你關在家裏，不許你出去。像你平常在外面跑慣的，一定不舒服，現在爺爺的氣恐怕已經消了，再過兩三天就可以出去，你要放寬心一點，老是悶着不大好。過年要高高興興才好。

慧 你看我不是很高興嗎？

珽 那就好了。（走了幾步，轉身）三弟，開着我房裏來下棋啊。（下）

慧 （點頭）……

（覺慧正要坐下看書，突然看見遠遠有人走來，停在一傍，知道了是鳴鳳，於是躲在梅林深處，假山石後面。）

（鳴鳳和婉兒從石橋上走過來）

婉 ……聽說要在我們兩個人裏面選一個，馮老太太已經看中了……

鳴 （帶着開頑笑的姿態）那一定是你。（笑着）

婉 （氣忿地）我跟你正經說，你倒笑我，真沒有良心。

鳴 （仍然是取笑她）好福氣，小姐，我給你道喜，還沒有良心麼？

婉 （更加氣憤）誰高興給人家當小老婆。

鳴 也不見得。小老婆也有好的，不是比喜兒好得多麼？你看老太爺的陳姨太……

婉 （賭氣）好，你嘴硬，看着吧。究竟選到那一個。好在那個馮老頭兒馬上就要來，

老太爺特地請他來看放烟火舞龍燈。

鳴 （有點着慌）就要來？

婉 選起來你總是跑不掉。哪個好看，自己肚裏明白。

鳴 （覺得事態嚴重）那……（恐慌地）那……（恐慌地）要是選到了，怎麼

辦？

婉 那只有去。只怪我們的命不好。

鳴 不行，不行，我不能夠去，你不曉得我的事，我不能夠去，我寧死也不肯給那個鬼老頭子做小老婆。

婉 又有什麼辦法呢，唉！

鳴 （堅決）不，不能。

婉 （凝神看她）看起來，你好像看上什麼人了，是不是……
鳴 ……

婉 是不是看上了什麼人告訴我！近來你的舉動有點不尋常。

鳴 （掩飾）沒有的事。

婉 爲什麼不跟我說真話？我不會告訴別人的。像我們這麼要好，我好比你姊姊，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鳴 （嫣然地）不是……的……是（在婉兒耳邊說了一句話）

婉 呀？是誰？

鳴 不告訴你！

婉 是高二爺麼？

鳴 他呸！那個獐頭鼠腦的，誰會愛他！（笑起來）

婉 那麼是誰？公館裏再沒有別的人了。

鳴 你不會曉得的，我不說，他的名字，只有我一個人知道。

婉 奇怪，我想不出是誰？

鳴 （笑而不答）……

婉 對你怎麼樣？

鳴 他？我不知道，我相信他……他……（遠處有人叫婉兒）

婉 四太太叫我，（向內應）嚶，四太太來了，來了。（站起來）

鳴 你先回去吧，我還要給太太折幾枝臘梅。

(婉兒下場，鳴鳳折臘梅花，覺慧從假山石後走了出來)

慧
鳴鳳！

鳴 (吃了一驚，抬頭看見是覺慧) 哦，三少爺！

慧 你在這兒做什麼？

鳴 給太太折梅花。

慧 剛才婉兒跟你談什麼？

鳴 不，沒有……

慧 我明明看見她來的。

鳴 我們隨便談談。

慧 不要怕，我不會告訴別人的。(看見她折不到) 讓我來幫你，折你太矮了，夠不着。

鳴 好的，不過不要給太太知道才好。

慧 你爲什麼這樣怕太太，其實太太也並不怎麼兇，近來她還常常罵你麼？

鳴 這些日子太太倒不大罵我，不過，我總是天天耽心，深怕做錯了事。

慧 （慷慨）真是做奴隸的人，沒有辦法！

鳴 ……（不高興地低下頭）

慧 鳴鳳！

鳴 ……

慧 怎麼，你不高興？

鳴 （仍然低着頭）我們做了頭的有什麼不高興。（弄衣角）

慧 （故意逗她，指着樹枝一處）你看，那兒有一枝很好的……（鳴鳳仍然不理）

慧 你看呀！（見她不理，故作驚人之筆）快快，太太來了！

鳴 （馬上嚇退，抬頭四面看不見太太）太太在哪兒？

慧 （指着自己的鼻子）就是我啊，（學周氏發怒的聲調）鳴鳳，你在這兒幹什麼？

鳴 (笑起來) 這個倒霉的太太……剛才你說的那枝好花在哪兒?

慧 (隨手指樹頂一處) 那兒不是?

鳴 真好,可惜太高了!

慧 不要緊,看我來。(脫下棉袍,爬上樹去。)

鳴 不行,跌下來不是好玩的。

慧 不要怕!

鳴 三少爺,當心點,當心點!

慧 (在樹上) 我把花丟下來了,鳴鳳,接住!(拋下梅花)

鳴 夠了,夠了,這三枝就夠了,下來吧!三少爺。

慧 不要緊的,看你嚇得這個樣子。(爬下樹來)

鳴 快把衣服穿好,等一會兒會着涼的。

慧 (穿衣) 你看見二少爺沒有他在哪兒?

鳴 在釣台上讀書呢！（理了理梅花要走）

慧 鳴鳳！

鳴 （停止足步）什麼事？

慧 走過來。（鳴鳳走得靠近他些）近來你好像很害怕我似的，連話也不肯跟我多說，究竟爲什麼？（一手玩弄下垂的樹枝）

鳴 誰害怕你？我一天從早忙到晚，哪兒還有功夫說閒話？

慧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高興理我，你說沒有功夫，怎麼又和婉兒兩個人在那裏玩呢？

鳴 （做出冷淡的樣子）你是少爺，我是丫頭，怎麼敢和你多說話？

慧 那麼以前爲什麼又常常和我在一塊玩？那時候不是和現在一樣？

鳴 （憂鬱地）不同了，現在我們大了。

慧 大了又有什麼關係？難道我們的心就變了麼？你剛才還跟婉兒說——

鳴 不是的，長大了，常常在一起，旁人就會說閒話，公館里說閒話的人又多。我們做丫頭的倒不要緊……這是爲你。你應該當心一點，我倒不要緊，天生就是這麼賤的命。

慧 不要就走，鳴鳳，我們到那邊（指着梅林中的石桌）坐下來談談。梅花讓我來拿。（覺慧和鳴鳳走向石桌，覺慧把梅花放在桌上，自己坐了下去，鳴鳳坐在他的對面，梅花剛好把他倆的視線遮斷）

慧 （把花拿開放在左面的石凳上）來，坐過來，你爲什麼不敢靠近我？

（二人對看，沉默）

鳴 （站起來）我要走了，我在花園裏頭就攔了這麼久，太太曉得了會罵我的。

慧 剛坐下，還沒有談一句話，怎麼就走？

鳴 ……

慧 剛才婉兒跟你究竟談些什麼？……怎麼不說話，這兒又沒有第三個人聽見……

……（反激地）我知道你現在不喜歡我了（做出失望的樣子）我知道你的心不在我們公館裏頭了。我就去告訴太太，說你已經長大，叫她把你送出去！（一面偷看她的臉色）

鳴 （流下眼淚來）真的麼？

慧 （看見她哭了，非常感動，連忙安慰）不快不要這樣，我不過是說着玩的。沒有人要把你送出去，你想，我真會忍心趕你出去麼？

鳴 （嗚咽着）哪一個曉得是真是假？你們做主子的常常反覆無常，不高興的時候，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更加哭得厲害）我早就曉得，總有一天免不掉要走喜兒那條路的，不過爲什麼來得這麼早呢？

慧 你說什麼來得早？

鳴 剛才婉兒說，馮老爺要在我們兩個人中間選一個。

慧 什麼？是那個馮樂山鬼老頭子。

鳴 (點頭)

慧 我決不讓你去，絕不讓你離開我們的家，(拉了她的手放在膝上撫摩) 鳴鳳，我一定得這樣做。

鳴 我相信你，不過……假使太太答應了呢？

慧 我有辦法，我可以叫太太依照我的話去做。到了那時候，我會直接告訴她說「我要正式娶你！」

鳴 (吃了一驚，趕緊用左手去蒙住他的嘴) 快不要說，不行，太太一定不答應的。那麼一來，恐怕你要被人笑話死了。我不要你娶我，我沒有那樣的命！

慧 你看，臉上全是眼淚，(摸出手帕在她的臉上細細揩拭) 鳴鳳並不拒絕，你們女人的眼淚總是這樣的多。

鳴 以後我不再哭了，我在你們公館裏已經哭夠了。現在有了你，我不再哭了。
慧 不要緊的，現在我們的年紀都很輕，將來一定有辦法，我絕不哄騙你！

鳴 我曉得你的心。這些時候我常常做夢，總是夢見你（夢幻地）有一次我夢見跑到深山裏，被一羣豺狼追趕，看看要被他們趕上了，正在着急的時候，忽然山腰裏跑出來一個人，把豺狼打退了，我仔細一看，這個人就是你！（寬慰地）你不曉得我常常把你當作救星呢。

慧 鳴鳳！我還不曉得你這樣的相信我，鳴鳳，我沒有好好地看待你，真對你不起。你不會怪我吧！

鳴 我那兒會怪你？我一輩子只愛過三個人，一個是我媽，一個是大小姐，她教我讀書識字，又教我明白許多事情，她常常看顧我。現在這兩個人都死了。

慧 （急切）還有一個呢？

鳴 （看了看他）還有一個……（低下頭）

慧 （握鳴鳳手，感動地）鳴鳳，我一起起你，心裏就覺得很慚愧，我舒舒服服的過活，你却在我家裏受罪，他們打你，折磨你。

鳴 不要緊，我在這兒忍受了七年，現在日子好過得多了，已經不覺得什麼苦了……我一想到你，或者看見你，就覺得天大的痛苦也可以忍受下去。你不曉得你幫我忍受了多少痛苦。我常常暗暗的喊你的名字，可是在人面前，我却不敢喊出來。

慧 難道我就沒有使你失望過麼？

鳴 有是有過的，有一兩次我彷彿看見你的臉向天上昇了上去，看起來好像是一個挨不到的月亮。那時候，我禁不着想起：「這不過是一場夢吧了。」想到大小姐以前愛說的「女人薄命」的話，我只有偷偷地哭起來。

慧 鳴鳳，真是苦了你，像你這樣的年紀，本應該進學堂去讀書，像你這樣聰明，一定比琴小姐讀得更好……要是你生在有錢人家，在琴小姐的地位，那多好！

鳴 我也不想生在有錢人家當小姐，我沒有這種福氣。只要你們不送我出去，讓我一輩子在公館裏頭伺候你，做你的丫頭，時時刻刻在你身邊，我就心滿意足了。

……你不曉得我是多麼尊敬你，你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樣，離我太高了……

慧 快不要這樣說，我不過是一個平常的人，和你一樣。

鳴 我常常禱告死了的太太和大小姐，暗中保佑你，保佑你身體好，好好的讀書，將來做個好人，做個大官……你不曉得我常常這樣給你禱告！

慧 呵，鳴鳳……鳴鳳……我……不曉得……你這樣……這樣對我好（他們的手握得緊緊的）

鳴 （聽見了什麼，驚慌地起立）有人來了。

慧 （走到橋上看遠處）是二少爺。

鳴 我要回去了，在這兒耽擱了這麼久，回去怕又要挨罵……快開晚飯了。

慧 太太要是問你爲什麼回去得這麼遲，你隨便說個謊就是了。或者就說我喊你去做什麼事的。

鳴 好的。我先走了，免得碰見人。（對他笑了一笑，拿了梅花下。）

慧 (望着她的背影,喃喃地)真純潔,(隨手將身邊的書,打開來看,欲看又停)

真天真!

(覺民從迴廊裏走出來,手裏拿着一本英文書)

民 三弟,一個人在這兒,說什麼?

慧 哦,哦……(掩飾)你看這一篇反對封建舊家庭的文章,說得多痛快,和新青年上的那篇「吃人的舊禮教」有異曲同工之妙,好極了!(高興起來,大聲唱

着)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民 不要這樣大聲叫。

慧 不,我要叫。

民 碰到什麼得意的事麼?

慧 是呀,從來沒有一天像今天這樣使我高興過。

民 那就好極了,我正怕你成天的悶在家裏難受呢!

慧 今天晚上要痛痛快快地玩一下，烟火預備好了吧！

民 叫袁成買了，花樣很多。

（婉兒上場）

婉 大少爺呢？

慧 不在這兒！

民 什麼事？

婉 四老爺找他！（下場）

慧 咦，大哥到哪兒去了？

民 這兩天他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什麼事都不起勁兒。

（覺新從朱樓裏走出來，帶着剛睡醒的姿態）

慧 怎麼大哥你一個人在這兒睡覺！

新 我想躲在這兒休息一會兒。這幾天太疲乏了，在自己的房子裏就安靜不下來，

這件事要找你，那件事也找你，弄得人精疲力竭。

民 剛才婉兒找你，不知道有什麼事情。

新 哦？（慌張地）你們沒有告訴她我在這兒吧。

慧 沒有。

新 （埋怨）這又是四爸叫我給他辦什麼事，躲過了也好。

民 大哥，昨晚你喝醉了罷！

慧 這一向你常常愛喝酒，從前你並不是這樣的。你的身體也不見得怎麼好，我不贊成你這麼拚命喝酒。

新 三弟，你時常非笑我的「戰略」，這也就是我的一種「戰略」，「現實」壓得我太難受了，喝了酒，眼前的世界會變得模糊起來，覺得日子容易過些。

民 這總不是個辦法。

新 我自己承認是個懦夫，我不敢和「生活」碰面，我沒有勇氣，我只好使自己變

得糊塗一點使自已可以忘記一切。

（沉默，迴廊那邊有踢毽子的聲音，幾個孩子數着「一、二、三、四……」中間還夾着「好」等讚美的喊聲。）

（覺新走向迴廊那邊。隨即有歡迎的聲音。）

慧 真不懂大哥爲什麼這樣。

（外面大家歡笑。馬上淑華追着覺新跑上，覺新手裏拿着毽子，後面有淑貞。）

華 拿來，拿來！

貞 給我！

新 來看我踢！（在天井裏踢起毽子來，故意做出怪態）「一、二、三、四」（淑華想伸手拿，覺新總不給她搶到手）別忙！（大家笑起來，毽子到底給淑華搶去了。）

華 到那邊去踢，不許賴，我跟你比賽！（下場淑貞隨後。）

新 （笑着）好好我來！（正要下場）

(劍云從橋上走過來，他是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瘦削帶病，臉色蒼白，懼怯，說話低聲而且訥訥。)

慧 劍云來了！

民 這個人頂古怪，陰陽怪氣的。

新 他也是一個可憐的人，從小就沒有父母！

(劍云上場)

云 大哥！(對大家畏怯地滿臉的笑)你們都在家。

(大家沒有理他)

新 劍云，好久沒有看見你了！你是從家裏來的麼？

云 是的，(搭訕地)我生了一場病，(看見覺民等沒有理他)不是說今天晚上放烟火麼？

民 (淡淡地)隨便玩玩的。

新 (打破沉默) 近來你還在王家教書麼?

云 (微微地咳嗽) 唔! 每天教課, 常碰見「琴小姐」呢!

新 怪不得你臉上沒有血色, 人也瘦多了。你身體素來很弱, 應該好好保養才是。

云 謝謝你, 大哥。

慧 (忍不住) 劍云, 我不贊成你成天的愁眉苦臉。這不像個新青年的樣子, 我認爲這對於你的健康大有妨礙。

云 許多人都這麼說, 我也知道。

新 那末你爲什麼總是這麼陰沉呢?

云 改不過來, 苦惱慣了。我想也許是身體衰弱, 不然就是因爲很早死去父母的緣故。

民 (不客氣地) 身體弱, 應該多多運動才好, 單是憂愁也沒有什麼用處。

新 (制止) 二弟!

云 謝謝你的忠告，覺民。你說得不錯，我也是這麼想，不過我從來不歡喜運動。

華 (在外) 大哥，輪到你踢了。快來！

新 一定要我踢，唉，好罷！(對劍云) 你不去踢毬子麼？

云 (苦笑搖頭) 我一點兒不會。

(覺新下場)

(沉默。覺慧覺民坐石凳上看書，不理劍云。)

云 看的……什麼書？

慧 新到的新潮。

云 是本好書。

民 你也看麼？

云 我有時也看了消遣消遣。

慧 消遣？這種書是拿來消遣的？

云 我是……（抱歉地）這麼隨便說說。

慧 （不解解）我認爲新潮這種書真是再好不過了。（對覺民）二哥，你要是看見這一篇，一定非常贊成。

云 （在旁）他們說的話常常是對的，不過……總像離得遠遠的。

慧 那是因爲你不敢親近他的原故。

云 是的，（喃喃地）是因爲我不敢親近他……（突然他看着遠處臉上充滿了光耀）琴小姐來了。

民 （順眼看去）真是她。

（琴小姐走了來，隨着她的是一種活躍，青春。總之，一句話：「新的」空氣，一身女學生的打扮，和覺民同年，大家非常高興，迎了過去。）

琴 都給我找到了！

民 （迎過去）琴妹，一個人來麼？

琴 (點頭) 好你們躲在這兒用功!

慧 我們正讀這一期新潮上的文章呢。

琴 借給我看看。

慧 (不拿給她) 我還沒有看完呢。

琴 (笑對慧) 不要做出這個樣子, 我又不曾搶走你的。

民 我那兒還有新到的少年中國, 回頭你帶回去看好了。

慧 (有點慚愧) 好好, (遞出手裏的書) 你拿去, 拿去。免得一會兒你又要說我把新雜誌當做寶貝似的。

琴 不要着急, (喊他) 我是說着玩的。三表弟, 還是你先看完好了。

民 今天這麼高興, 你的事成……

慧 姑媽答應了你投考我們學校了?

琴 (愁悶地) 沒有!

民 琴妹，不要緊，我們幫你設法，一定可以成功。我一向就相信「有志者事竟成」。你記不得，從前我們要進學堂，爺爺起先非常反對，後來到底我們勝利了。

慧 二哥的話不錯，你只管好好的預備功課好了。把英文多多用功，只要能考得進學校，別的什麼問題都有方法解決。

琴 能夠這樣就好了，媽怕的是親戚們反對，說閒話。你們想：進學堂已經夠了，還要進男人的學堂，和男學生在一起上課。我們的親戚中間，哪幾個敢說這話是對的。

民 大哥一定不會反對。

琴 加上他一個人，又有什麼用？大舅母就會反對，四舅母五舅母又有說閒話的材料了。

慧 管她們做什麼？他們一天吃飽了飯，閒着沒有事做，當然只有說張家長李家短了。讓她們去說，只當做沒有聽見好了。

民 三弟的話很有道理，琴妹，你就這樣決定罷！

琴 我早決定了，我知道一件事的改革，總免不了要犧牲，現在我已經預備好了一切。

民 （不勝贊美）說得真不愧是個新女性！

琴 不要挖苦罷，我認爲我的事情應該由自己來解決，因爲我和你們一樣也是人，我要向媽說個明白。

云 （一直在聽着他們的話，這時若有所感）我……和你們……一樣也是人。

琴 （發現了劍云）陳先生，你在那兒說什麼？

云 （掙扎掩飾）不，沒有什麼！

慧 你要說什麼？

琴 要說甚麼話儘管說啊！

云 （窘極，臉紅）實實在沒……沒有什麼。

民 真是！

琴 他從來就是這樣，不要理他好了。我告訴你們一個消息。（大家注意）錢家大姨媽回來了。（大家緊張）梅表姐也回來了，她嫁了一個丈夫，可是不到一年，丈夫死了，就守了寡，因為婆家待她不好，就跟你大姨媽上省裏來了。

民 （除下眼鏡，擦擦又戴上）你怎麼曉得這麼清楚，你這消息是從哪兒得來的？

琴 昨天她還到我家裏來過的。

民 她，梅表姐到你家裏來過？她還是和從前一樣的麼？

琴 她有點憔悴，比從前瘦了許多，一雙眼睛好像藏着許多委曲，我不敢多問她，深怕使她記起了往事。她跟我談了一些話，談的都是外鄉的風俗人情，從沒有提起大表哥，也沒有提過你們家……大表哥現在對她怎麼樣？

民 大哥大概把她忘了，我從來沒有聽見他提過她的名字，他對於現在的嫂嫂很滿意。

琴 可是梅表姐不見得就很容易忘記呢。單看那雙憂愁的眼睛，我就知道她至今還是紀念着大表哥的……媽叫我不要把這消息告訴大表哥。

慧 其實告訴他也不要緊，梅表姐和大姨媽也不會到我們家裏來，他們就沒有見面的機會。

民 我想還是不告訴他的好，既然忘記了，就不該再給他提醒，誰又能保得定大哥真的把她忘掉呢？

琴 （同意地）是的，還是不讓他知道的好。

云 （在微微的嘆息，現在插進來說話）要是大哥真和梅小姐結了婚，那真是人間最完美的事了。

琴 誰不這麼想呢？

云 ……是的，誰又不這麼想呢！

慧 （憤慨地）我不知道當時是什麼人在裏面作梗，使得媽和大姨媽起了衝突，

把大哥和梅表姐的幸福破壞得乾乾淨淨。

琴 你們都不知道，媽全告訴我了，本來大舅託人去做媒，你大姨姆已經表示允許了。

民 後來爲什麼沒有成功呢？

琴 據說後來她把大表哥和梅表姐兩個人的八字排了一下，說是兩造的命相生相尅，不能配合。所以她就拒絕了這門親事。

慧 真是迷信。

琴 其實另外有個原因：原來有一天她在牌桌上和現在的大舅母有了意見，自以爲受了委屈，就拿拒婚的事當做報復，後來大表哥和李家訂婚的事傳出，你大姨媽也很不高興，結果他們兩個人就鬧翻了，甚至於斷絕了來往。

民 原來有這樣的事。當時我們還不知道他們的婚事已經提過了，只怪爹和現在的媽不顧大哥的幸福，原來中間還有這麼一個周折。

琴 是啊，當初哪一個不希望大哥和梅表姐結婚？我們當初聽見大哥和李家訂婚的消息，心裏總覺得不舒服，我們還怪大哥不起來反抗，糊裏糊塗就答應了。後來梅表姐離了省城，大哥討了嫂嫂，我們都同情梅表姐，暗中抱怨大哥。說起來也好笑，我們對於這種事，似乎比大哥本人更熱心……當時我們總以為大哥和梅表姐的結婚是天經地義的事。

慧 那時候恐怕也說不上一「愛」，他們兩個人不過年紀相當，性情投合罷了。所以分離了，大家並不覺得怎樣悲傷，事情一過也就忘記了。（劍云玩弄花枝微微嘆氣，大家注視他。）

民 劍云，你爲什麼事一個人儘嘆氣。

慧 （笑）他常常是這樣的。

云 （喃喃地，辯解地）你們不懂得大哥。你們不懂得，因爲你們還沒有經驗。大哥絕不會把梅表姐忘記的，我早就看出來了。大哥還時常思念她。

民 那麼我們爲什麼看不出一點表示來呢？他平時連梅表姐的名字提也不提。

云 那不一定要在嘴裏說的。

民 照你說是不是心裏愈愛，表面上更應該愈是冷淡麼？

云 （顫抖地）是的。

民 你說這是應該的？

云 這不是應該不應該的問題，（咳嗽）我以爲這是事實，有時候也許連自己也

不明白。

慧 我不信。

琴 我也以爲那樣的事是不會有的，你說怎麼會把戀愛藏在心裏，一點也不表露。

我想愛是光明正大的，不必隱諱在心裏。既然熱烈，怎麼能夠在表面上裝得非

常冷淡？

云 （痛苦地看了看琴）是會有這樣的事的，你們……不……不……（低頭，臉色發白）

我……我……

琴 陳先生，你怎麼了？

慧 臉色很難看。

云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馬上勉力鎮定，苦笑）我不過是隨便想起了一件事，一件我解決不了的事！

琴 什麼事？我們可以知道麼？告訴我，讓我幫你解決好麼？

云 （凝視着琴）你……你……（半晌，說不出話來，然後避開她，惶惑地）這件事究竟是什麼，我一時也說不出來，我的腦筋太愚笨了。我甚至表白不出我自己的意思，我太不行了，我什麼都不會說。（悽然）

琴 陳先生，你爲什麼總是這樣的謙虛，我們都是常常見面的，比不得外人。

云 （衷心地）這不是謙虛，我實在不行，和你們比起來，我總覺得差得太遠了。我簡直不配跟你們在一起，我真是不配。

琴 (不耐煩地) 好了好了, 快不要說這樣的話 (對覺民等) 我們不要聽他的, 還是談別的事罷!

云 (受了打擊) 好, 對不起, 打攪了你們。我要走了! (藉詞) 我還有別的事。(匆匆欲下, 大家驚奇地看着他)

民 (冷淡地) 再待一會兒不好麼? 大家一塊兒談談也是好的, 大哥馬上就要回來。

云 (遲疑了一下, 然後毅然地) 謝謝你, 我還是走的好!

(點了點頭下場)

琴 (向覺民) 他有什麼事?

民 誰知道!

琴 一定心裏有什麼事, 不然為什麼變得這樣古怪, 以前似乎還好一點。

民 真的, 他近來越變越古怪了。不知道有什麼心事, 大概是因為環境不好, 受多了

刺激，人就變得古怪了。這種捉摸不定的樣兒，真叫人討厭！

琴不，我覺得他很可憐，我很想對他好一點。每次看到他，預備和他多談幾句話，他也好像有些話要對我說，可是我一旦認真的跟他談起來，他却把他的心關起來不說。好像隱藏着一種祕密，怕被別人看見似的。

民（嘲笑地）大概是所謂傷心人別有懷抱罷。可惜他生錯了時代了。

慧可是他有時候還看看新書呢，莫明其妙！

民你想他剛才發表的議論，說大哥愛梅表姐可以放在心裏，怪不怪？

慧要是大哥在這兒，我倒要問問他，究竟他是不是這樣的。

琴千萬不要做，那是會引起大哥的心事的。

慧其實我以爲大哥和梅表姐見面也好，大家痛痛快快的談談，要是她能夠到我們家裏來……

（覺新和劍云走來，他們馬上停止談話。）

新 (向大家) 爲什麼看見我來就不說了昵? 說下去啊!

民 (掩飾着) 不, 我們忘記正在說的什麼了, 總之和你沒有什麼關係。

新 不要隱瞞罷, 我明明聽見你們在說梅表姐, 在說我。

琴 那是……

慧 (心直口快) 大哥, 琴姐說梅表姐回來了。

新 我已經見到她了。

(大家驚訝)

慧 我想最好請她到我們家裏來玩玩。

新 (感傷地) 梅表姐這輩子是再也不會到這兒來的了。(沉默)

云 大哥, 也許……會……的罷。

新 (看了他一眼) 唉!

(鳴鳳從朱樓內走出來)

鳴 大少爺，二少爺，晚飯開來朱樓裏，太太說早點吃了好放烟火。

民 (對大家) 去吃晚飯罷。(對琴) 琴妹。

琴 我吃過了!

新 劍云，去用點便飯!

云 謝謝你，我不想吃，就要走的。

新 不，不，看過烟火再走。

(他們走進朱樓，只留下劍云)

云 (向走在最後的琴) 琴小姐……

琴 (站住) 什麼?

(覺民站立窺聽，其餘的人都走進去了。)

云 我……

琴 (走下台階) 陳先生，有什麼話要說麼?

云 是的是……

琴 是什麼？

云 是（惶然的）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貞 （在內）琴表姐，進來吃飯呵！

云 我是說……你請進去吃飯……

琴 就是這點麼？陳先生，我還以為有什麼別的呢？（微愠，走入朱樓）

云 （低低地自言自語）琴小姐……什麼？我說不出來……我怎麼能夠跟他比呢……

（天色黑暗下來，他一人百無聊賴地坐在石凳上）

（迴廊裏的五彩小燈籠和石欄旁的電燈都亮了）

（克安和克定上場）

定 你說如何四哥。

云 (起立,向他們請安)四叔,五叔!

(克安等略回禮,劍云欲下場)

安 劍云,怎麼,你走了?

云 我是……

定 別忙呀,等下覺新他們就要放烟火,放過烟火,看舞龍燈,我已經叫他們做了幾

筒花炮了!

云 是的,五叔。

安 你有事麼?那末去罷。

云 (規規矩矩的鞠躬)是。

定 回頭晚上來擲骰子啊!

云 好的,五叔,我一定來。(下場)

安 今晚上的龍燈一定要弄好了,爸約了馮樂山來,要像個樣子才好。

定 不要緊，他是來挑選丫頭的。

安 不是說馮老太太已經選定了麼？

定 馮樂山自己還得再看一遍。

安 你想他挑選哪一個？

定 這倒……

安 一定是鳴鳳。

定 爲什麼？

安 鳴鳳長得標緻，你倒不要看他年紀老，可歡喜嬌小靈瓏的小姑娘呢！

定 你怎麼知道？

安 他一到我們家裏來，一雙眼睛就釘着年輕的丫頭不放鬆，我看他早就看中了

鳴鳳，不過爹爲了客氣，讓他再挑選一下，他自然也樂得如此。（笑）哈哈！

定 馮樂山倒是好福氣，哈哈！（二人大笑，覺慧上場，他們馬上停止了笑，做出極端

道貌岸然，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覺慧並不理會，一個人走到橋上去。

定（不滿覺慧這種形態）這孩子真是目無尊長。

安 洋書的確讀不得，讀不得。

定（搖頭）嗤，嗤，嗤！

安 去看看他們的烟火弄得怎麼樣了。（二人同走進朱樓）

（一會，琴和覺民走出來）

琴 真猜不透，好像有什麼話要說，問他又沒有了。

民 這種陰陽怪氣的脾氣，叫人難受，你頂好是不要理他的好。

琴（笑）誰又理他……你說，我進你們外專，好不好？

民 哪兒有不好的道理？

琴 我正想着，要是能跟你們在一起讀書上課，那多好啊，我們學校裏的先生都是

老腐敗。

民 我一定幫助你。

琴 民哥，希望你永遠這樣，娜拉裏面說得好：「我是一個人……一切的事情都應該由我自己去想，由我自己努力去解決！」

民 你是一個新女性！（握着）琴妹，我……

（他們緊握着手，裏面有淑貞叫「琴表姐」聲。）

琴 哎，我來了。

（琴走進朱樓）

民 （喃喃地）真勇敢……的確是一個新時代的女子……（對着漫步走來的覺慧）像這樣的女子，我只看見她一個……

慧 （並沒有注意他的話，也沒有看見他，自語）天真活潑……

民 （抓着覺慧的臂）你喜歡她麼？你愛她麼？

慧 （脫口而出）當然！

民（吃驚地）你愛琴姐？

慧（驚醒）什麼，你說——是琴姐麼？（民點頭）我……我我不知道，我想你是愛她的。

民 不錯，我是愛她的，我想她也愛我，不過我還沒有正式表示過。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辦才好……要是我成功了，你呢？剛才你不是說過也愛她麼？

慧 我……哦！（微笑）你去進行好了，我不會和你爭的，我希望你成功……我愛琴姐，不過把她當做姐姐那樣地愛吧了。

民（如釋重負，噓了一口氣）三弟，好弟弟……我幾乎誤會了你，因此我常常不安……現在我知道那是我的多心了。不知道怎麼的，我竟嘗着了嫉妬的味道，譬如我看見劍云和琴說話，總覺得有點不快活，劍云鬼鬼祟祟的，不知道藏着什麼壞心思，我總有點不放心……你笑我無聊麼？

慧 不，二哥，我不笑你，我真誠的同情你。我想劍云不會愛琴姐，他的脾氣是那麽古

怪……

民 是的，我也是這樣想……

新 (在內) 烟火預備好了。去吧！

(朱樓裏走出大批人來，先是淑華，淑貞，琴，後是周氏，瑞珏，抱着海臣，再後是覺新，隨着克安，克定，兩叔，最末是何嫂，鳴鳳，袁成等人)

淑 (對覺民等) 你們站在這兒幹什麼？

新 二弟，三弟，去放起來罷！

袁 東西已經放在橋底下的船裏了。

海 (要跟着去) 我要坐船，我要坐船！

珏 (哄他) 海兒乖，不要去，就在這兒好看。

慧 (向大眾) 去罷！

定 放好烟火，看龍燈，今天暢快一晚。(轉身對袁成) 袁成，去找龍燈沒有？

袁 高忠去了，五老爺！

定 龍燈一到，就把花砲拿來。

袁 是。

新 （指揮他們）你們先下船，我去請了爺爺就來。（下場）

貞 （走在最後面）琴姐，琴姐，等一等我。

華 快點啊！

貞 我跑不來……脚痛（摸着小脚）

慧 誰叫你裹小脚的。

琴 快來，我攙着你。

慧 （着急大聲）小姐們，快點好不好？

（他們都走過橋去，下了船）

海 媽，我要去！我要去！

珏 乖孩子，聽媽的話，船上有老虎。

周 海兒海兒，讓婆婆抱！

珏 (送給周氏) 乖乖，婆婆歡喜你。

周 (哄他) 哦，哦……

慧 (在內) 鳴鳳，鳴鳳。

(鳴鳳要去)

周 (阻止她) 別去，這兒有事！

鳴 是，太太。

(覺慧又叫)

周 (對外) 慧兒，鳴鳳這兒有事走不開，(回身看) 怎麼五太太沒有在，何嫂，去

請五太太來！

(何嫂下)

定 袁成到外面去看看，舞龍燈的來了沒有？煙火一放完就舞起來。

袁 是！（下場）

定 （對克安）今天夠玩龍燈的瞧的。

安 去年那一次，那些舞龍燈的真是叫苦連天。

（五太太沈氏上，後面跟着婉兒何嫂。）

珏 （起來讓坐）五嬸這邊坐！

沈 （坐下）煙火在那兒？

定 人家還沒有放呢，你一來就想看了。

明 （在內）老太爺來了！

安 爹來了！

周 五太太，我們到裏邊去看看，去鳴鳳，婉兒你們留着侍候老太爺！

（大家起立肅敬）

(女眷等都迴避入朱樓)

(高老太爺扶了手杖上，旁邊是馮樂山，一個外表道貌儼然，內心頗為卑污的
老人。他們在門邊互讓)

太 請，樂翁先行一步。

山 小弟豈敢！

太 請！

山 請！

(到底是高老太爺先進來了。後面跟着克明、覺新)

安等 馮老伯！(齊向馮請安)

明 這邊坐，馮老伯。

太 請坐！(自己也選了一個適合的椅子坐下)

(大家靜默，非常嚴肅)

新爺爺，我叫他們放起來。馮老伯，你請看着（走下橋去）
太海兒呢？

（這時海臣也從朱樓裏鑽了出來）

山 真好福氣，真好福氣！

太 （滿意地笑）多了也是累贅，海兒，過來叫馮太公！

珏 （推着海臣）叫太公！

海 太公！

山 好孩子，（撫摸他）聰明得很，四代同堂，真是齊天之福！

太 眼看孩兒長大起來，也算是了拉一樁心願。不過目前的青年人，究竟是終非昔

比了……

山 這總是中的外洋的毒，「君子不忘本」……

太 所以樂翁主持孔教會，的確足以作中流之砥柱。

山 豈敢豈敢，也無非是聊表寸心，試行聖人之道，欲挽狂瀾於既倒罷了！
馮老伯之言甚是。

明 馮老伯之言甚是。
定安 (也跟着搖頭晃腦) 對極了，馮老伯。

(這時，黑暗中起了一個尖銳的響聲，一道通紅的火光從黑暗中冒出來，升到半空，分成許多金絲倒掛下來)

海 (拍手) 媽，烟火，烟火！

太 (對馮樂山) 看見了麼？

山 (正在看了頭，慌忙回頭) 看見了！看見了！

太 婉兒，給馮老太爺倒盃茶來。(對馮) 她是五房的丫頭。

山 (做得頗不在意的樣子) 哦，哦，哦。

(婉兒倒了茶，遞給馮樂山，馮樂山扶着眼鏡細看她一眼，婉兒走開。)

(又是一個綠色的燈火，海臣又大叫起來。)

海 (拍手) 好好!

太 還好罷，樂翁!

山 (答所非問) 尚佳，尚佳!

太 他們年青人的確想得出來。

明 是的，難怪他們興高彩烈。

山 (指着鳴鳳) 那個……她叫……

太 (轉身) 什麼?

山 那個……(換言) 小弟放肆，想抽點烟。

太 樂翁，何必客氣。鳴鳳過來，給馮老爺裝烟。

鳴 是。

(鳴鳳裝了一袋水煙，遞給馮樂山，馮樂山凝神細看。克定發現了，指給克安看，他們忍住笑。)

(又是一個煙火)

太 (回頭) 這次的如何?

山 (以爲問的是鳴鳳) 較上次尤佳。

(遠處有人吹笛，配着胡琴，調子是梅花三弄)

(湖中人笑聲)

明 大概是完了。

太 (站起來) 樂翁，看得如何?

山 (也站起來) 甚佳!

太 好，到我房間裏去談談。

定 爹，不看舞龍燈了嗎? 就要來了。

太 不……

定 馮老伯……

山 一年一度，不錯不錯。

(他們走向門去)

太 (回身對克明低聲講了一句話) 去同你大嫂說一下!
明 是!

(二人下場。克明走入朱樓)

(婉兒鳴鳳，竊竊私議，然後走入朱樓)

安 龍燈怎麼還不來?

定 該死……

(袁成上場)

袁 五老爺，龍燈沒有。

定 渾蛋，哪裏會沒有龍燈，快去找!

袁 是，是，是五老爺，不知道跑了好幾條街，都看不見一條龍燈，外面人說，這兩天不

大太平！風聲緊急，說不定要打起來。

安 不大平靜，就沒有龍燈了麼？放屁，你這不中用的東西，只曉得吃飯，連一條龍燈也找不來。（命令）現在馬上去找一條來，不然就叫你滾。

袁 是，是！

（橋下有人聲，大家擁擠着上岸，覺慧走在前面。）

新 看得怎麼樣？

明 很好！

安 有趣極了。

華 五爸，龍燈呢？

定 別忙，就要來的。（着急）讓我去看看。

（克定下場，克安隨之。）

（覺民等圍着石桌坐下，鳴鳳走出來，面現憂色。）

慧 今兒玩得真痛快！

鳴 (似乎要說什麼) 三少爺……

慧 鳴鳳，你沒有看見，我們剛才在船上才好玩呢。

鳴 哦……

新 像今天這樣實在難得，明年今日又不知怎樣了！

華 琴姐，明天你就要回去了，明兒晚上我們要來划船，不是少了一個你了嗎？

是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

貞 琴姐，我不願意散，一個人多寂寞！

(沉默)

貞 琴姐，爲什麼要分散呢？大家天天聚在一起不好嗎？

琴 傻孩子，各人有各人的事情，怎麼能夠天天聚在一起玩耍呢？

新 將來大家都要散去的，你也是一樣，將來你長大嫁了人，要跟着你的姑少爺去。

整天陪着他，你會忘記我們的。

貞 我不嫁，將來我絕不嫁人！

民 你是要守在家裏做老小姐麼？

慧 你既然不嫁人，那末爲什麼讓五嬸給你裹小脚呢？

貞 （嗚咽起來）哦……

琴 三表妹，不要哭，我們不分散好了！

貞 不……不……

民 你看，把琴姐的衣服都弄髒了。

新 好，不散，不散。

慧 我們去看看龍燈來了沒有。

（大家一擁而下，鳴鳳要隨他們下）

（周氏上場）

周 (叫住鳴鳳) 鳴鳳!

鳴 太太。

周 這邊來，我有幾句話對你說。

(鳴鳳走了過去)

周 鳴鳳，你在這兒做了幾年的事，也做得夠了!

鳴 (惶恐) 不，太太，什麼?

周 ……我是說……你很好，人又聰明，又肯聽話，算得上是個好丫頭。

鳴 哦……

(沉默)

周 你年紀已經不少了……

鳴 (恐怕) 太太是……

周 不要怕，剛才……馮老太爺來……

鳴
……

周 這是喜事，老太爺已經決定了。

鳴 （呆，半晌）不！太太……

周 你到馮家去要好好服侍馮老太爺，聽說馮老太爺很古怪，你遇事要遷就他。還有他的少爺們年紀也不小了，他們都討了少奶奶，你應該尊敬他們。

鳴 （暴發，悲痛）太太，我不願離開你！

周 不要那末說，你在我房裏做了幾年丫頭，沒有得到什麼好處，現在給你找到這門親事，也算安心了，只要你在那邊安份守己，一生吃穿是一點也不用愁的。

鳴 （啜泣乞求）留下我罷，太太，我不願離開這兒。

周 你伺候我幾年，我沒有什麼可以報答你，明天我叫裁縫給你做兩套好衣服，再給你預備點首飾，不要哭，新年頭上，要圖個順序。

鳴 （竭力壓着咽哽）太太，你做做好事，我不要去，我寧願在這兒做一輩子丫頭，

服侍太太，服侍小姐，服侍少爺……只要你不要叫我去。我在公館裏的事情，還沒做得夠！我在這兒只做了八年，太太，我的年紀還這樣輕，請你不要把我嫁出去，不要把我嫁出去！

周（受了感動）本來我也怕你不願意，實在說起來，馮老太爺年紀是太大了，論年紀他可以做你的祖父，他的脾氣又古怪，不過這是老太爺的意思，我也只得聽從，在我看起來，只要你在那邊好好地服侍馮老太爺，日子並不怎麼難過，倒強於嫁一個窮人，連一口飯都吃不飽。

鳴太太，我寧願受凍挨餓，總不情願給人家做姨太太……求求你，太太，請你不要把我趕走，我寧願在這兒做一輩子的丫頭，服侍你一輩子。

周事情已經定了。

鳴可憐可憐我罷！太太……你打我罵我都可以，只要不把我送出去，不要把我送到馮家去，我不願意過那種日子。

周 (同情地) 現在太遲了。

鳴 不，太太，我跪在你的面前求你，(跪下) 請太太大發慈悲，念我從小就在公館裏頭，苦苦地服侍你們這末多年，放過我這一次！太太，放過我這一次。

周 鳴鳳，站起來！

鳴 許了我罷，太太！(哭)

周 不要哭！哭也沒有用，好好地壯起膽子預備到馮家去罷，到了那邊也許會有好處的，不要怕，好心總有好報……

鳴 ……太太！

周 快起來，鳴鳳！

鳴 太太，你真不肯救我麼？你一點不可憐我麼？救救我吧！我寧死也不願意到馮家去，太太！救救我吧！(掙扎着)

周 (絕望地) 現在沒有法子可想了，我自己要不放你去也不行，好在到十八還

有十幾天，你可以料理起來。（拉鳴鳳）聽我的話。

鳴 （絕望而悽苦地站起來，呆呆地）太太。

周 只要你肯聽話就好了。

鳴 我去了，太太。（垂頭下場）

周 （望着鳴鳳背影嘆氣）唉！前生註定的有什麼辦法。

（遠處有鎗聲並夾着人聲，火光。）

（覺新，覺民，覺慧，琴，淑華，淑貞都跑上場）

華 會不會是舞龍燈的？

新 絕不是（驚）不像……

慧 一定發生什麼事了。

民 看，火。（指外面）

（外面人聲喧囂，克安，克定，袁成，驚慌跑進。）

袁 打起來了，打起來了！

慧 什麼？

袁 老爺太太，打起仗來了。

定 （同時）督軍首先下令討伐張軍長，打進城來了。

沈 那怎麼得了？

袁 老爺們快想辦法罷！外面敗兵到處放火，搶東西找花姑娘呢！（下場）

貞 媽，媽！（驚嚇地拉着沈氏）

（瑞珏抱了海臣，何嫂也跑上，大家聚在一起）

周 怎麼辦？

（槍聲大作，有人叫「火！」）

沈 一定是當舖燒了！怎麼好？

明 就離我們不遠了，快準備起來啊！（下場）

定 要是幾個人進我們這公館裏，還了得，能逃的，還是到別的地方暫避一下罷！

(向沈氏)快走！(下場，沈氏、淑貞跟着)

安 不行不行，趕快想法。(也下場)

(一聲砲響，犬亂吠)

慧 就要到我們這邊來了！

(人聲如翻山倒海)

新 (頓脚)完了！我們不能等死，總要想個法子逃走才好！

民 還是換了裝逃出去。

周 逃到哪兒去呢？

新 就在家裏也應該找個好地方躲起來，能夠多救活一個人，總是好的。爹爹做了一世的好人，絕不能連一個後人都沒有。二弟，三弟，你們跟媽、表妹、三妹，還有你大嫂一齊躲到那個水閣去。實在到了不得已的時候，(頓)你大嫂會知道怎麼

做的。(流下眼淚)

大家 你呢?

新 你們只顧去好了，我要在外面守着。

慧 那怎麼行? 你不去，我們也不去!

新 你爲什麼只顧來管我媽媽她們要緊。要是外面沒有一個主人，兵進了屋子，不要直接找到花園裏來麼? 那一下有什麼好處?

珽 (放下抱着的海臣) 二弟，三弟，你們陪着媽、表妹她們去罷!(推海臣給他們)
請你們也把海兒帶去，我在這兒陪大哥，我會照料他的。

新 (吃驚地) 你，你要在這兒陪我? 這是什麼意思? 你留在這兒有什麼好處?(着急) 快走罷! 遲了來不及了!

珽 (抓着他的膀臂，嗚咽地) 我不能離開你。要死，我和你死在一起。
海 媽媽，我也不去!

新 (無法,只好向她作揖)看海兒的面上,你離開我罷!你和我一起死有什麼好處。而且我未必就會死!敗兵來我自然有方法對付,要是他們看見你在這兒,怎麼好呢?你也應該愛護你自己的身體才好!

珏 (呆看覺新半晌)我依你,我去了!(拉了海臣)海臣,叫聲爸爸!

海 爸爸,我們去了!

(他們下,只賡覺新一人)

(稍停,袁成忽忽上)

袁 大姑奶奶家梅小姐逃難來了!

(新微吃驚,繼垂頭頹然坐下)

(外面槍聲大作)

—幕—

第三幕

第一場

佈景：

覺民覺慧弟兄倆的書房。

台右是一列紙窗，窗前放有書桌，後壁是橫案，茶几，椅子等，左手是書櫥，櫥裏滿放洋裝書，間或夾雜着一兩本綫裝書。

書桌上花瓶中滿插梅花，牆上掛着中國畫和西洋畫。

後面有門通外面，門口掛着棉門帘。

晚間，月亮很好，窗戶上滿是月影。

暮啓時，覺慧一個人伏案寫東西，只聽見鐘擺聲，和隔壁屋子裏傳來的牌響。

慧 (停止了筆,聽打屏聲,不滿意地搖搖頭)這種家庭……(又寫)

(鳴鳳膽怯地走進來)

鳴 (慢慢靠近書桌,稍停)三少爺!

慧 (抬頭見是鳴鳳)做什麼鳴鳳!

鳴 三少爺,我……

慧 (仍在寫)有什麼事麼?

鳴 是的,(聳嘴地)我有幾句話要對你說,三少爺……

慧 (抬頭)什麼這幾天你好像不大高興似的,太太又罵了你麼?

鳴 沒有!

慧 那末,快活起來吧。(又去寫)

鳴 我要和你說……

慧 我很忙,等一下我跟你談……鳴鳳,你先去吧!

鳴 (稍遲疑,自語)等一下。(對覺慧)是,三少爺!(走了出去)

(覺慧仍在寫劍云)上場。)

云 (坐下微微嘆息)

慧 怎麼,又輸了麼?

云 噫!

慧 多少?

云 六塊多?

慧 又得化半個月功夫吧!

云 可不是麼?我本來打算買點書看的。

慧 那麼你爲什麼又要去賭呢?

云 我很明白賭錢是沒有意思的,每次賭過了總很後悔,發誓下次不再去賭,可是等到別人來拉我上場,我又不遲疑地去了……真沒有辦法。

(覺民走進來)

民 三弟！爺爺叫你！

慧 (放下筆) 什麼事？

民 大概是爲了你最近在外面過分活動，每天回來太晚的原故。

慧 怎麼，是要像上次那樣把我關在家裏麼？這一次我可不能幹！

民 你去看看，我想是不不要緊的。

慧 我倒要看看又是什麼玩意兒，(放下筆) 糟糕，這篇文章又得擱下來了。(下

場)

(覺民坐下來拿一本書看)

云 …… 覺民，他們還打着牌麼？

民 你說的是誰？

云 琴……梅小姐。

民 沒有。

云 還有……琴……琴小姐！

民 她？琴妹妹沒有打牌，她只是在那兒看着姑媽打吧了。（又看書）

云 （似有所失）哦……

（窗外有人影，走去又走來）

云 咦，（指窗外）誰在那兒？

民 （抬頭）什麼？

云 我明明看見有人影子走過去的。

民 怕是覺慧。（又看書）

（劍云走出去又進來）

云 沒有人，奇怪！

（沉默）

云 覺民，你看的什麼書？

民 英文！（微帶驕傲地）給琴表妹補習用的。

云 （羨慕地）怎麼這兩天也補習麼？

民 從來沒有間斷過。

云 ……是的……英文。

（窗外又有人影）

云 誰？

鳴 （在外）是我！

民 鳴鳳！

（鳴鳳在外面應了一聲）

鳴 （膽怯地走進來）二少爺！

民 你在外面站着做什麼？

鳴 沒……有……什麼。

民 怎麼不去睡覺？

鳴 是的，二少爺，我就要睡了。

民 （搖頭嘆息）真可憐，這兩天差不多完全變了一個人。

云 怎麼了？

民 明天她就要出嫁了。

云 嫁給誰？

民 那個常到我們家裏來的馮老頭子，爹爹的朋友，他揀中了鳴鳳，要討她去當姨

太太！

云 可憐，這麼年輕的一個女孩子，嫁給那末大的一個老頭。

琴 （在外，對梅）梅表姐！別儘呆坐着，到二表哥他們房裏談談去。

（琴攜了梅表姐登場，梅表姐是個憂鬱的女子，苗條瘦削，淡青湖縐棉襖，上單

玄青緞子背心。

民（站起來和琴微笑打招呼，一面招呼梅）梅表姐進來坐！

琴（發現劍云立在一旁）陳先生也在這兒。

云 是的，琴小姐！

琴 怎麼你們都不坐，（推梅坐下）坐下啊！

（大家就坐）

琴 三弟呢！

民 他給爺爺叫去了。

梅 哦……

（沉默）

琴 梅姐，你跟我們講講這幾年在外面的經歷好不好？

梅（苦笑）琴妹，我不是跟你說過了麼？

民 說給我們聽聽啊，我們從來沒有出過省城一步，聽聽也好見識見識。

梅 ……這幾年好像是個夢似的，現在夢醒了，空得荒，其實現在也還是在夢中，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才能真正夢醒。

琴 別這樣悲觀，梅姐，你還年青，將來的日子長着，儘說這些喪氣的話做什麼？現在時代不同了，說不定會帶來新的幸福。

云 （有所感觸喃喃地）能帶來幸福就好了。

（大家看看他）

琴 陳先生，你在那兒一個人說什麼？許久沒有見到梅姐了，怎麼連一句慰問的話也不說。

云 （受窘，喃喃）是的，我……我是……是要問候梅小姐，一向可好？

梅 謝謝你，陳先生！真是，七八年沒有見面，大家都老了。

民 不，梅表姐，我看你跟從前還是一樣。

梅 老多了，不過動不動心裏就會難過，就這點兒還跟從前一樣。

民 環境也有關係。

梅 二表弟的話，我覺得很有意思，我一生就是被命運播弄，自己不能做一點主（轉身對琴）琴妹，你的處境真值得人羨慕，你有膽量，又有學問，將來絕不會像我一樣的。

琴 不要那末說，梅姐，你想，我和你又有什麼不同呢，其實一個人有時也能改變環境。

民 真的，近幾年來，梅表姐因為環境不大如意，所以頹唐得很，容易傷感，再過幾年，境遇一變，那時候你就不會像現在這樣了。閒暇要是你多讀一點新書……

梅 我在琴妹那兒看了幾本新青年，前天把你們這兒幾本新潮也看了。自然有些地方不懂，不過懂的地方也有，我覺得那些議論很對。我曾經受過害，我知道，是現在已經太晚了。

民 並不晚，只要你望樂觀的地方想，心地就自然會愉快起來。

梅 就算我能愉快得起來，我這身體怕也挨不到那時候了。（咳嗽）

云 梅小姐，怎麼，你常咳嗽麼？

梅 本來只有一點兒，這些日子是更加厲害起來了。夜裏往往睡不着覺，胸口老是在痛。

云 你得找個醫生看看才好。

琴 大姨媽知道麼？

梅 也找過幾個醫生，吃了些藥，不過我知道，那是沒有用的。

民 我說，梅表姐，你還是寬心一點的好。我們能夠聚在一起，真不是容易的事呢，上次琴妹告訴我們說，你回到省城來了，真想不到你能到我們家裏來，而且住了這末些日子！

梅 真是想不到的事，（慘笑）想不到的事太多了！

琴 誰會想得到打仗，大家會逃到一齊來，所以我說梅姐，天下事幻變莫測，只要自

己有個目標，總可以達到理想的境地……

梅 理想的境界，那是從前做的夢，現在我是再也不敢想了。

云 （自慰地）就是達不到，夢想也是好的。

梅 不過，那是太苦了。

（覺新走進來，大家停止說話，看着他）

民 大哥，你不打牌了麼？

新 讓大嫂去打，本來我就不大要打牌。你們在這兒談什麼？

琴 （玩笑地）正在請梅表姐講在外面親眼看見的奇聞奇事呢！

新 （插入，坐下）真的麼？

梅 （不安，站起來）我要去看看他們打牌打得怎樣了。

琴 （阻止她）不要走，你還沒有說到正文呢！

梅（很不自然地）是的，不過……

民 別走，別走，難得大家在一起，大哥在這兒，梅表姐也在這兒，我們大家坐下來談談好不好？

琴 頂好是像小時候那樣……

民（看見帘動）三弟來了！

（覺慧由外面進來，不大高興的樣子）

民 怎麼了，三弟爺爺說了些什麼？

慧 還不是老套，不知怎麼的，他曉得我辦黎明週報。

民 一定是三爸講的，他有一次到我們書房裏來，恰巧桌上放着好幾本。

慧 ……（憤慨地）這種家庭……

民 忍耐一點！

琴 三表弟，快不要這樣生氣，你忘了梅表姐在這兒了。

慧 怎麼啦？

琴 明天梅表姐就要回去了，大家聚在一塊，想個什麼來消遣消遣，好不好？

慧 你們儘管玩兒好了，我可不能奉陪，對不起，還有一篇稿子沒有寫完。（伏案要

繼續寫作）

梅 時候不早了！（站起來）改天再談吧！

民 三弟，你看，就因為你不肯參加，梅表姐要走了。

慧 （只好放下筆）好，我來，我來！不過話說在前頭，只能半個鐘點，不然，這篇文章

趕不完，會被他們說的好，來吧！

云 來什麼呢？

琴 來詩謎吧。

民 誰做？

慧 大哥做好了！

新 劍云，你做，好不好！

云 還是你來的好！

慧 梅表姐，你幫着大哥做幾條！（大家望着覺新和梅二人，梅要走，被琴拉住了。覺

新伏案做詩謎，覺慧在書架上拿起一本書來，放在膝上就讀）

慧 （讀）「愛情是個偉大的字；偉大的感覺……但是你所說的是什麼樣的愛

情呢……」「什麼樣的愛情麼？什麼樣的愛情都可以，我告訴你，按照我的意

思看，所有的愛情，沒有什麼區別，若是你愛戀……」「一心去愛戀」（興奮

地站起來；大家的目光都注視他，他並不自覺）「愛情的熱望，幸福的熱望，除

此而外，再沒有什麼了」（稍停，大聲地讀）「我們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

人，應該給自已把幸福爭過來！」

云 覺慧，你在那兒唸什麼書？

慧 前夜（又旁若無人地唸起來）「宇宙喚醒我們愛情的需要，可是不盡力使

愛情滿足！

（沉寂，梅低下頭，覺新停了手中的筆，失神地望着空中，劍云茫然地盯着覺慧。只有覺民與琴對看着，沒有多大變化。）

慧（繼續着吟）「宇宙裏有生也有死……」「愛情裏有死也有生」

云（茫然地）這是什麼意思？

慧（放下書本）這種社會，才有這種人生。這種生活，簡直是浪費青春，浪費生命！

民三弟，你怎麼了？

慧（想起了剛才的受訓）這種生活真該詛咒！永遠脫不了舊家庭的鎖鍊。

（沉默）

慧（氣忿）為什麼你們都不說話……我看，你們都該詛咒！

民為什麼要詛咒我們？我們和你一樣，都在這個舊家庭裏面討生活。

慧對了，就爲了這個原故，你們總是忍受，一點不反抗，你們究竟要忍受多久？忍受

到什麼時候？你們嘴裏反對舊家庭，實際上都是擁護舊家庭的人。你們的思想是新的，可是你們的行爲却都是舊的，你們沒有膽量，你們矛盾，你們都是矛盾。琴三弟，平靜一點，做事情總要慢慢的來。

民 你一個人又能夠做什麼？你應該曉得家庭制度的存在是有着牠經濟和社會的背景，我們的痛苦不見得比你少……（沉默）

慧 （不理，又唸）「我們不是奢侈家，不是貴族……我們只是勞働家……在我們這黯淡的生活裏，也有我們自己的驕傲，自己的幸福。」

云 ……幸福……

梅 （似在哀訴）幸福？

新 （慘然）幸福究竟在什麼地方？地上真有所謂幸福麼……唉！

慧 （仍然反覆唸）「我們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人，應該給自已把幸福爭過來！」

新 (痛苦) 三弟，請不要再唸下去了。

慧 爲什麼？

新 你不知道我心裏多麼難受，我不是青年，我沒有青春，我沒有幸福，也永遠不會有幸福。

慧 (抗議地) 難道你沒有過幸福，就連別人說起把幸福爭奪過來的話也不願意聽麼？

新 你的環境和我的不同，你是不會了解我的。是的，我怕人向我提起幸福，正因為我已經沒有得到幸福的希望了。我的一生，就這樣完了。我不反抗，因為我不願意反抗；我自己願意做一個犧牲者……我和你們一樣，也會做過美麗的夢，可是被人打破了，我的希望沒有一個實現，我的幸福早就給人剝奪完了。我不能夠怪別人，我是自願把擔子從別人的肩膀上接過來的，我的痛苦，你們不會了解……我還記得爹臨死時候的話……

民 大哥，以往的事，不要再提他了。

新 爹臨死時的前一天，五妹死了，他流着眼淚，握着我的手，再三叮囑，把你們弟兄姊妹六個人交給了我。第二天爹就死了，於是爹肩上的擔子就移到我的肩上。從此以後，我一想到爹，總忍不住要流眼淚，我覺得除了犧牲之外，再沒有別的路可走；我願意做一個犧牲者，只要把弟妹撫養成成人……就這樣我也沒有做得很好，同時我又把你們的大姐失掉了！（哭泣）

（沉默）

新 二弟三弟自然記不得媽，可是我記得媽嫁到我們家裏一直到死，也沒有享過什麼福，到處和爸爸奔走，受盡了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她一心指望就在我們的身上……

民 （感動得流淚）大哥，你……

新 沒有人瞭解我……我沒有幸福，我沒有青春，我是什麼也沒有的一個廢人……

(梅本來就已淚下，聽至此處，再無法壓抑，啜泣起來，急速走向外面去。)

琴 梅表姐，梅表姐！(看見她已走出去，翻身對覺新)大哥，不要再說下去了，你看

梅表姐！

新 (越加痛苦地)我知道我是一個罪人，我對不起人，我對不起梅表姐，可是，我

又有什麼辦法？

民 大哥，我是了解你的。

(瑞珏上場，看見他們如此，勝着，站在門口)

新 (沒有看見瑞珏)是的，我對不起她，我一定要求她原諒！我不能再擔負重大

的罪過了！(走出去)

(大家看着他)

珏 (對覺民)怎麼？

(沒有人回答)

珏 大哥到哪兒去了？

（仍然沒有人回答，互相對看）

珏 （向琴）你們怎麼了？

琴 （勉強笑着，岔開）沒有什麼，剛才隨便談談，觸動了大哥的心事，他似乎有點不高興！

珏 （憐愛地）你大哥近來身體不好，心境也就跟着不好起來，也難怪。一天到晚，事情太多了，身體一天一天衰弱下來。

琴 大嫂，你得好好照顧他才好。

珏 他自己倒好像不在乎似的，還說我過慮，反倒要我多照顧自己，（憐愛地）……我又不願意違拗他，他的脾氣是這樣的，受了什麼委曲，總是悶在肚皮裏，寧願自己吃虧，不肯叫人家分擔他的憂愁，唉！他這種苦衷……

民 大嫂，你真的要勸慰勸慰他，讓他寬寬心才好。

珏 問到他什麼，他總說很好，一點沒有什麼；其實這樣比他說出什麼來還更使人難過。這些日子，他好像更苦惱了，過年幾天，他接連喝醉了好幾次。

云 唉！每個人都有每個人苦處。

珏 云弟，你也有苦處麼？

（覺民等瞪他一眼）

云 （含糊其詞）不，沒……沒有什麼，我不過隨便說說（起立）不早了，我該回去了！

珏 （對劍云）云弟，我看你臉色也不大好，也應該好好休養才好。

云 謝謝你。（下場）

珏 梅表妹呢？

琴 剛剛還在這裏的。

珏 她也是這樣，老是那末愁苦，看了真叫人難受……

慧 大嫂，你真太好了……

琴 去睡吧！

珏 海兒怕已經睡着了，他爸爸大概在那兒哄着他呢！（對大家）我去了，明天見

呀，琴表妹。

琴 明天見，大嫂！

（瑞珏下場）

慧 大嫂真是一個好人。

民 三弟，（微帶責備地）都是你引出來的，爲什麼要唸那本書呢？

慧 這有什麼關係，誰知道你們都是傷心人，別有懷抱？

琴 難道你看見大哥這樣痛苦，一點兒也不難受麼？

慧 我總不相信這種痛苦就真沒有方法解除。（坐下，拿筆）

民 三弟，你看，一場有興趣的消遣都給你打攪了。

慧（微微譏諷地）你們是少爺小姐，自然要弄些花樣來消遣消遣！

民 三弟，你不好這麼說。

琴 你究竟忙着什麼？

慧 給黎明週報寫文章，明天就要的，只寫了一半。

琴 第三期那篇攻擊舊家庭的文章，是你寫的吧！你爲什麼用那末古怪的名字——

——「刃鳴」

慧 不，你怎麼曉得是我寫的？

琴 你那筆調我看得出來，（對覺民）民哥，是不是他寫的？（覺民點頭）

慧 就算是我寫的吧！你同意麼？（琴點頭）你也給我們寫點文章好不好？

琴 你知道我不會寫，何必要我來獻醜，讓我做一個讀者就好了。

慧 這一期有一篇鼓吹男女剪髮的文章，不過是男人寫的，關於這個問題，我希望

你能寫一篇，發表點意見。

琴 我們學校裏已經有兩個同學實行了，雖然有人罵她們什麼「小尼姑」「鴨屁股」可是她們全不理會。

民 你寫一篇感想好不好？

琴 現在我不能答應你，等我寫好了，請你們改好了。（站起來）我去看看梅表姐去！

民 （隨後）我和你一起去！

（他們走了出去）

（覺慧埋頭書寫，窗外有人影慢慢走近，是鳴鳳，她掀帘張望一下，從外面輕輕地走了進來）

（她停止在覺慧身旁，覺慧一心寫作，並不知道，鳴鳳幾次想開口，總是趑趄不前）

鳴 （忍耐再三終於低低地）三少爺！

慧 （抬起頭來，吃了一驚）呀，鳴鳳，你又來了！（微笑）什麼事？

鳴 ……我想和你說幾句話，我……

慧 你是不是怪我這幾天不跟你說話？你以為我不理你了？

鳴 （搖搖頭）不，我是要和你說別的話……三少爺！

慧 你不要疑心。你看，我這幾天真忙，又要讀書，又要寫文章，還有許多別的事情要做。剛才寫了一半，又給他們打斷了。

鳴 （關懷地）三少爺，你得關心你的身體……

慧 是的，我知道，鳴鳳，快去睡覺吧！明天還得一早起來……

鳴 明天……早上（掙扎地）不，不，三少爺，請你聽我說……

慧 （指指桌上的稿件）你看我吃過晚飯，手裏一直就沒有停過。

鳴 不能停一停麼，我只要……

慧 不行，這一篇文章明天就要，可是剛才他們攪了我半天，我還沒有寫好一半呢！

鳴 明天……

慧 是的，明天！一定，明天我把事情一做完，馬上跟你痛痛快快的談話。

鳴 痛痛……快……快……的談話。

慧 明天，我就可以痛痛快地跟你談話了。

鳴 三少爺，你現在真正沒有功夫麼？

慧 鳴鳳，過了今天我就有功夫了。

鳴 真的一點功夫也沒有麼？

慧 （笑起來）是的。真奇怪，鳴鳳，我看你像有點不如意的事。明天全告訴我吧，痛快快地告訴我，我一定給你想法，我不讓你受到一點委屈，我跟你說過，我要保護你。

鳴 那末——

慧 明天我跟你細談，現在不早了，你還是去睡吧！

鳴 三少爺（忍着眼淚）到明天你才有功夫？

慧 我不跟你說了嗎？（站起來拉了她的手）鳴鳳，你不要怪我，我答應你，明天好好的跟你玩。

鳴 三少爺，我等了這麼多天！

慧 不，你不要想錯了，我還是和從前一樣的歡喜你。

鳴 老是等不到你……一直到今天……

慧 我不告訴你了麼？我不會變心的，現在你可以去了。讓我安安靜靜地做事情，（外面有脚步聲）快去，快去！二少爺要來了！（看了看四面沒有人，捧了她的臉，吻了她嘴唇一下）明天就完了。

鳴 （癡癡地看看慧）明天……明天……明天……就完了！什麼都完了！

（脚步聲更近）

慧 快去，二少爺來了！

鳴 （向門口走去，在門口停止，回頭，含淚）三少爺！

(慢慢地走了)

(覺民走進來)

民 三弟，睡覺了吧！

慧 我這篇文章還沒有寫完呢。

民 明天寫吧！

慧 不，明天等着要的。

民 還是早一點睡吧！三弟，夜裏寒氣大，不要着了涼。

慧 二哥，我知道，你先睡吧。

民 不早了。

(外面有犬吠聲)

(劍云走進來)

民 劍云，怎麼了？

云 我突然覺得要回來再坐一下。

民 好吧！坐坐不要緊的，其實你也不必回去，睡在這兒得了。

云 剛才我聽了大哥的一番話，非常感動，我了解他，我同情他，我也……有許多心事，從來沒有跟一個人談過，人家都討厭我，我怕人家嘲笑我……可是我要跟人談談……我要……

民 劍云，你在說什麼？

云 如果你允許，我要告訴你。

慧 劍云，今天你……

云 我突然覺得應該要同人談談，一旦我死了，也還有個人了解我，覺民，我這次大病，承你們弟兄好意看過我幾次，我真感激你們，不知道什麼原故，我在病中時想到死，固然像我這樣的人活着還不如死了的好。不過我却也有點怕死，你想活着是這樣的寂寞，死了更不曉得要怎樣可憐。

民 我勸你還是樂觀一點的好！這些事你還提他做什麼？

云 不，我一定要說，如果我一生還值得你們同情的話，你肯答應將來我死了之後，每年春秋兩季到我的坟墓前來看看我麼？

慧 劍云，你說什麼？

云 我要你們了解我，除了你們，我還能夠對誰說呢？每個人有他自己的悲哀，可是沒有我苦，我絕望地愛着一個人，我明知道配不上她，可是禁止不住，心裏老是想着她，我不知道爲什麼像我這樣，在踐踏與輕視中長大的人也會有愛的慾望，爲什麼偏偏愛上了她？她是那末高，我連一個愛字也不敢向她明說……

（咳嗽）

慧 太興奮了，劍云，你……

云 ……我爲了她，差不多熬盡了心兒，把身體弄得這麼壞，可是她一點也不知道，其實她知道又會怎麼樣呢？她頂多也不過是可憐可憐我吧……世界上有

的是光明和幸福，可都不是我的！

民 劍云，你別那麼想！

（民慢慢地改變態度，對他表示同情）

云 我真羨慕你們，我有時竟會怨我的父母爲什麼生我。如果換一個環境就好了，那時候我也許可以愛她，不，那不可能的，覺民，我想你是愛她的，你自然不會嫉妬我，嫉妬像我這麼一個離死不遠的人的，我把一切講出來，你會可憐我的。

民 不，你……

云 我的話就說定了！你該了解我吧！我希望你能夠跟她美滿的結婚……你肯將來在我死後到坟上來看我麼？如果你能夠和她結婚，能夠和他一道來看我，那時候我不知多麼感激你，你肯允許給我這個渺小的生命一個最小的幸福麼？

民 （避免他的眼光）無論你要求什麼，都答應你。

云（苦笑）那就感謝不盡了。（起立欲行）

慧不用回去了，這末晚……

云真是……

慧劍云，振作起來，談這些幹什麼，明天我的稿子一寫完，大家暢快的談談，叫鳴鳳打掃打掃小船游湖賞月去！

云謝謝你。

民鳴鳳就要嫁了，你還不知道？

慧什麼（大驚起立）鳴鳳要嫁了，誰說的？

民爺爺把她送給馮樂山當姨太太了。

慧真有這樣的事？

民真的，明天就要接過去了。

慧（想到剛才）怪不得……

民
什麼？

慧
（暴躁地）你爲什麼不告訴我？（拉民）爲什麼不告訴我？

民
三弟，你……

慧
不行，不行……（匆匆出）

民
幹什麼？三弟！

慧
（在外）鳴鳳！鳴鳳！

民
（追出去）三弟！

云
（望着他們，半晌，傷感地呆立）愛……情……

——幕徐徐下——

第二場

佈景花園，景同第二幕。

晚間。月色滿園，在上一場開場不久，梅走出書房之後。

幕啓時，梅從小橋上走來，似在啜泣，手扶着梅樹，悲傷地望着空中。

梅（半晌，低低地）爲什麼這麼苦命，命運弄得我太苦了……爲什麼又跑到這兒來……（深深地望了週遭）一切都還是依舊，可是人都變了……（低低地嗚咽起來）

（覺新似乎找尋誰，看見梅，走過來。）

梅 已往的事，讓牠過去好了，爲什麼又要想起來……（咳嗽）……

新 （低低地）梅！

梅 （吃了一驚，回身看見是覺新，呆呆地，毫無表情）

新 梅，你爲什麼總是躲着我？

梅 ……

新 你還不肯原諒我麼？

梅 (半晌，望着他，作冷冷地) 你並沒有虧待我的地方。

新 剛才我說了那末許多話，我是沒有想到你的。

梅 (阻止他) 不，沒有什麼。

新 這樣看來，你一定不肯原諒我了。我那麼對不起你，梅！

梅 不用那麼說。

新 你是恨我麼？

梅 你……你……(咳嗽)(按着胸膛) 你難道還不知道我的心？我何嘗有過

一個時候恨過你！

新 那末你爲什麼又要躲開我，一見着我就要走開，好容易才看見了，你連話也不

肯和我說，你想我怎麼安心得下？我怎麼會不想到你還在恨我？

梅 我不恨你，不過……我們還是少見面的好。免得我們再想起從前的事。

新 你就一點也不想到從前麼？

梅 那些死了的事，想牠做什麼？

新 是的，是死了！沒有死，梅！你就不可憐可憐我嗎？

梅 ……

新 （傷感地）明天你就要回去了，我們以後怕再沒有機會見面了。

梅 我們還是不見面的好。

新 梅，你忍心說得出這樣的話麼？記得我們從小時候在一起，我說我長大了一定要娶你，永遠不離開，現在……我們就好像住在兩個世界裏頭。明天分離之後，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再見呢？也許我們之中，不久會死去一個，誰知道？梅，你就這麼忍心，在分別的時候，也不跟我多說幾句話麼？

梅 ……

新 我知道是我錯了……是我辜負了你……我就這麼結了婚，娶了她……有了

她以後……我就把你忘記了……我沒有想到你的痛苦……（流下眼淚）
……我知道你這幾年受夠了苦，這都是我給你帶來的，想到了這些，我怎麼能
再安靜地過活下去？我是完了，我爲什麼連累了別人，梅，我對你只有懺悔，只有
請你原諒！你真的不能饒恕我麼。

梅（痛苦地）……哦……不……哦！你叫我說什麼呢？

新 我只要你饒恕梅，饒恕我吧！

梅 像我這樣一個人還有……什麼（咳，喘息）

新 我錯了，梅！我不應該這樣逼你，是我不好……我是個罪人……你身體這樣不
好……（用手帕揩拭她的眼淚）

梅（推開他）不要這樣接近我，你也應該避點嫌疑！

新 到現在這個時候還要避什麼嫌疑？我已經是有孩子的人了。我不該使你這
樣悲傷，你的身體是這樣的衰弱。

梅 不，我很好……（咳嗽）

新 我看你常常咳嗽，也該看看醫生……（挽着她的手）

梅 還看什麼醫生……（從他的手中接了手帕，自己把淚痕完全揩掉然後還他）

這幾年來，我時時刻刻都在想你，你是不會知道的，除夕，我在姑母家看見你背影的時候，心裏是多末安慰，我回到省城裏來很想看你，可是我又怕和你相見，那天在新發祥避開了你，過後又很悔恨。不過又有什麼辦法呢？我有我的母親，你有你的妻子，我怕給你喚起了往事，使你傷心，我這一生算已經完了。最近胸口常痛，有一次吐了幾口血，我怕你大姨姆擔心，瞞過了她，她是不瞭解我的，這樣活下去，還不如早死的好。

新 梅，我求你不要說這種話好不好？至少我總瞭解你！

梅 （悽然地笑）是的，你瞭解我……

（沉默）

新

（打破沉寂，安慰地指着草坪，追懷地）你不記得從前我們在這上面打青草滾的事麼？我被蟲咬了手指，還是你給我包裹傷處的。我們還在那花叢裏面捉過蝴蝶，採過指甲花種，現在地方還不是一樣……還有一次遇着月蝕，我們背着板凳在天井里走，說是替月亮受罪……還有我們在山洞里捉迷藏，我把你弄跌了一交，你氣起來幾天不肯理我。這些事你還記得麼……想起從前，你在我們家里和我們一起讀書的時候，那種快樂，再也不會重回來了，那裏會想到今天這樣結局。

梅

新，往事多末使人留戀啊，現在我差不多是靠着回憶過日子。這種甜蜜的回憶，有時候使人忘了一切，我真想回到那種無拘無束，無憂無慮的童年，可是再也回不去了。（遠處有足步聲，對覺新）回去吧，那邊是誰來了？給人看見了不大好。

新

（緊握她的手）你說，你饒恕我麼？

梅 新我……饒恕你……（覺新看看她下場）

（瑞珪走來，看見覺新的背影）

（梅扶着樹枝，呆立着）

珪 （痛苦地走到她身邊）梅表妹！

梅 （返身，看見是瑞珪）大嫂，你還沒有睡。

珪 你哭了，什麼事？

梅 （伴笑）我沒有哭，我沒有哭！

珪 （握着她的手）不要瞞我，告訴我什麼事情？

梅 沒有……沒……有……我……我想起了一件不如意的事。我的性情如此，其實沒有什麼！

珪 梅表妹，我知道你一定有什麼傷心事。爲什麼不對我說呢？難道你不相信我真心和你要好麼？我會幫助你的。

梅 ……不（搖搖頭）這件事……你不能夠（低下頭去）

玳 （瞭解）梅，我明白了，我瞭解你的心事。

梅 大嫂，你……

玳 你說得不錯，我不能夠幫助你。我早不知道……現在，現在是來不及了……我
知道他愛你，你也愛他，你們兩個真是一對很好的夫婦……

梅 （阻止她）不，大嫂你錯了。

玳 我沒有錯，梅，我說這些一點也不帶不好的含意……固然名份上我是他的妻
子，可是這又有什麼用處？他的心已經被你分去了一半了……（哀怨地）梅，
你當初爲什麼不嫁給他……我們兩個人，還有他，我們三個人全都錯了，全掉
在這種起不來的陷坑裏……我想還是讓我走開，你們兩個人就可以結合在
一起了。你們可以幸福的過日子……讓我走吧，只要你能答應好好的替我照
料海兒就夠了，我……（哭泣起來）

梅 大表嫂，你誤會了，我並不愛他……（瑞珪不信任地看着她）是的，我是愛他的，我不用瞞你了，是我們的母親把我們分開的，這——大概是命中註定的吧！我跟他緣份是這樣淺……你走開了有什麼用？我和他今生今世是不能在一起的……現在我決定走了，請你把一切當做一個惡夢，不要再記起，忘記我吧！

珪 （衷心諒解）梅，你不應該求我原諒，倒是我應該來求你寬恕。我不知道你是這樣痛苦，我不應該嫉妬你，我太自私了，你以後還應當常常到這兒來，答應我，你要常常到這兒來。

梅 不……那是不可能的……

珪 答應我，你一定要這樣。梅！

梅 （點頭）

珪 這才算你真不恨我，而且已經寬恕了我。（拉了她的手緊緊不放）

梅 大表嫂，我不知道要怎麼感謝你，（咳嗽）你真是太好了！

（瑞珏攜了梅手友愛地走去）

（覺民和琴上場）

民 （指着她們的背影對琴）她們……

琴 不要叫她們，讓她們去吧！她們很難過的樣子，大嫂恐怕已經全知道了。

民 索興知道倒也罷了。

琴 唉，梅表姐真可憐。

民 大哥何嘗不可憐？都是這個家庭不好，弄得三個人終生痛苦。

琴 三弟做事也太不顧忌了。

民 （自慰）比起大哥來，我們算是幸福的。

琴 將來的事，誰又能完全拿得定呢。

民 只要意志堅決，我們準有把握！……你了解我……（握她手，琴低頭無語）

你接受麼？

琴……

民 我發誓，不管環境怎樣，我總要奮鬥成功，你相信我麼？

琴 自然……民哥，我是相信你的。

（他們親愛地依偎）

民 今夜的月色是多好啊！我們……（他們走入林中）

（鳴鳳一人愁槍上，神色慘白，口中喃喃，她呆立。婉兒從她後面走來，看她這樣，

很是同情）

婉 （走近她）不要難過，事情既然已經定了，還有什麼辦法呢！

鳴 ……（只是搖頭）

婉 不去又怎麼樣？我們當丫頭的生下來就是苦命唉！

鳴 ……

婉 除了給人家當姨太太就是像喜兒一樣，嫁個粗人，一輩子苦命。

鳴 （突然）婉兒，我羨慕你，你還能在這公館裏住着，可是我呢，我從明天起就不能再在這兒，今生今世再不能在這兒了。

婉 甚麼？！你也可以回來，我們還像從前一樣。

鳴 （搖頭）恐怕那是不會有的事了，我羨慕你，你明天還能在這兒！

婉 說不定那一天老太爺有一個什麼朋友高興起來，又挑中了我……唉（悲苦地）誰知道呢？誰知道呢？

鳴 婉兒，我走了之後，你不會忘記了我吧！

婉 不，永遠不忘記你。

鳴 七八年來，我們在一起，我們互相照顧，別的人不理我們，只有我們懂得各人的苦衷，婉兒，我這一去怕不能再跟你們見面了，你能答應我一個要求麼？

婉 什麼？你把我當作姐姐看待，你有什麼話儘管說，我沒有不替你辦的。

鳴 這一去我怕不會活得長久，也許明天……我一定會死的。

婉 不要說這種怕人的話，鳴鳳！

鳴 我走之後，恐怕誰也不會再記着我。

婉 我記着你，鳴鳳！

鳴 你真是我的好姐姐，其實像我這樣一個人，要人記着幹什麼？

婉 人總是一樣有心肝，不過我們投錯了娘胎吧！

鳴 要是我媽還在，我不會被賣到公館裏來，不會有今天……什麼事不好做……

婉 唉！有什麼說的？挨罵，吃苦，當丫頭，做姨太太，只要活着，就離不開這幾樣。

鳴 活着，爲什麼？我不想活了。

婉 不要這樣想，什麼生活都是人過的，過過也就過下去了。

鳴 我不能過下去，我不能，啊，我不能，（夢想地）要是我有媽，有個家，那時候，我不

會當了頭，也不用嫁給人家當姨太太，我也許可以和他在一起。

婉 他，他是誰啊！

鳴 （悽然地）是的，有這樣一個人就是了。

婉 能幫助你麼？

鳴 他能，不過他不知道。

婉 這末說，他並不關顧你。忘記了他吧，記着這些事只有痛苦。

鳴 不，他待我太好了。

婉 他就是待你好，又怎麼能救你呢？

鳴 你不知道，他對我多好，可惜他不知道我的事，要是他知道了……

婉 你爲什麼不告訴他呢！

鳴 他太忙了，很多事要做，他是有前程的。

婉 現在你想他又有什麼用呢？明天你就要嫁到馮老頭子那兒去了。

鳴 （一想到這，馬上悲哀）明天是的，明天，婉兒，要是我死了，你能給我燒點紙錢

化麼？

婉 不，鳴鳳你爲什麼老是那末說？

鳴 不要管，我只問你答應不答應我！

婉 我答應你，我答應你！

鳴 只要你答應就好了，這一生我有你這麼一個姐姐，我就是死也能閉上眼睛了。

婉 回去睡吧，鳴鳳時候不早了。

鳴 我們只有這一夜暢快的說話了，你難道不願多陪我一下麼？

婉 （又坐下來）不，不要太難過了，什麼事都有個了結的，鳴鳳，不要太傻了。

鳴 （自語）明天，明天！

婉 走吧！

鳴 你先回去，我要在這兒坐一會，我心裏悶得很。

婉 不要一個人坐在這兒。還是一起回去吧！（拉了她走去）

鳴
我不！

婉
你的臉色難看得很，聽我的話，你是我的妹妹……

（婉兒拉了她，向迴廊裏走去）

（覺慧上場，覺民緊跟着）

民
三弟，你要幹什麼？

慧
我一定要去找她，說個明白。

（二人下）

（沉默一會，鳴鳳一個人走來，外面有人吹簫，異常淒涼。）

鳴
天啊！完了，明天，真的要我做老頭子的姨太太麼？不，我不幹，可是誰來救我，誰又能幫助我？……覺慧三少爺……他是那麼忙，他不知道我的事……他要我明天談，明天，明天……不，我一定要見他一面！（走向台右，向遠處看）不，他已經睡了，燈已經熄了，一點光也沒有，一切都完了。對誰說呢？……我再也見不到他

了。從前我們常在一起，一個月前，他還在這兒給我折梅花，一切都沒有變，可是我……我就要死了！我要永遠離開他了。他是愛我的，他剛才還親了我的嘴，（撫了嘴）那是他，不錯，是他，不是夢，現在……（對梅樹）什麼都這樣安穩，這樣平靜，他們都還能過到明天，可是我不能，我不能過到明天！明天，明天！我到了那兒去了呢？（走到橋上對着湖水）這就是我唯一安身的地方了。明天有人會找到我。他也許看到我，可是我已經死了，死了。（突然，從橋上走下來，聽見了什麼）誰是誰在那兒叫我，（聽）哦！原來是風，風吹着樹動，不好像是他叫我的名字，不好笑，他怎麼會在這個時候跑到這兒來呢？他怕已經睡了！他的屋子裏已經熄了燈火，菩薩保佑他睡好覺，今晚上做一個甜美的夢……天啊！要是……那是辦不到的，那真是辦不到的麼？菩薩保佑他好好讀書，將來做大官……我是等不及看到了。（指着一處）那邊有誰來了！有誰來了！（看）沒有，什麼也沒有。（遠處簫聲，近處有杜鵑叫）是什麼鳥叫，春天到了，一切都活轉

來了，可是我……我就要死了。（啜泣）這是命啊，命明天這兒還是一樣，可是
却沒有我了！到了明年今日，恐怕我的骨頭都爛了吧！（走上橋去，仰天）春天
到了。（戰慄）怎麼還是這樣冷？（蕭聲）這麼冷，（看着水）我彷彿看見大
小姐在叫我，（對水）我來了！（低低地）覺慧，覺慧，三少爺！（向覺慧住屋那
邊癡癡地看了一眼）我去了！（跳入湖中）

（湖裏發出大的響聲，許久才散，接着幾個哀叫，不久回歸沉寂，死的沉寂。）

（覺慧一人上，提燈籠）

慧
鳴鳳，鳴鳳，鳴鳳……（衝入林的深處，微聞叫聲）

——幕——

第四幕

第一場

佈景：景同第一幕。

夏天的下午，高老太爺六十六歲壽辰。外面鼓樂喧天，有各種各色的音調。京戲的珍珠衫，戰宛城，本地戲的絳霄樓，梅花亭中夾着「大賀壽」一類的小曲和一聲聲淫蕩的小調，不時有叫好和哄笑聲。

客堂佈置得頗爲善氣揚揚，滿壁掛了壽屏壽幛：香燭高燒着，棉門帘換了竹簾。

幕啓時，克安和克定正在指手劃脚的談着。外面旦脚正唱着精彩的一段。
定（抽香煙）你看，那勁兒……（一邊用手敲着，打着板眼，一邊哼着……）

安 (抽水煙) 嚙! (微拍其手) 是不錯, 是不錯!

定 等着, 薛月秋才好呢! 扮相好, 身段好, 那樣兒夠你瞧的。

安 是不是去年梨園榜上的狀元。

定 是的。

安 馮樂山的眼光的確不錯。

定 人老心不老, 捧得她厲害呢! 你瞧, 他看戲的那雙眼睛, 滴溜溜直轉。

(外面唱到動人的一句, 大家叫「好。」)

安 過幾天叫她到家裏來拍幾張戲照。

定 對了, 爹爹一定也喜歡。

(外面一段戲唱完, 叫好之後, 一個人高聲唸:「趙三老爺賞洋一百元。」馬上
有謝謝聲。叫聲。笑聲。)

(接着又是一個脚色唱戲, 似乎不大好。)

安
去，去看！

（克定還在得意地唱着做着，竹簾一動，走進了覺民和覺慧，克定馬上收斂功架，擺出非常莊嚴的樣子，大家都很窘，結果還是——）

民
四爸，五爸，怎麼不出去聽戲，快唱完了。

安
是的，我和你五叔就要出去了。（和克定交換一個眼色下場）

慧
（對着他們的背影，忿怒）這種家庭，這種社會，我恨不得把牠打得粉碎。（指外面，更大的忿恨）你看，馮樂山這狗東西，一嘴仁義道德。一肚皮男盜女娼！又要替你做媒了，我恨不得打他一頓才痛快，居然還敢到我們家裏來。他害死了鳴鳳，現在又來害你了。

民
你會見黃存仁沒有？

慧
（點頭）我正在跟他們談的時候，警察所裏來了人，查封我們的黎明週報，真正豈有此理，說是一言論過於偏激……着即停止發行！什麼張軍長李軍長，

原來都是一樣。街上又出了皇皇的告示，禁止女子剪髮，這簡直在那兒開倒車麼！

民 整個的制度沒有改革，這都是免不了的事。

慧 我不相信我們沒有辦法，大家決定奮鬥到底，籌備新刊物出版，在出版之前，把會所改做閱報處，陳列各種新書，免費給人看。

民 好的——他們對我的事什麼意見？

慧 大家都很有氣忿，決計要幫助你，一定要使你得到勝利。好做一個榜樣。黃存仁說了要是你決定逃婚，離開家庭，可以住在他家裏。

民 還有——

慧 給琴姐的信也送去了，她看了很感動。她叫我告訴你，她信任你，要你努力去做！

民 （感激地）三弟！你真是我的好弟弟（握手）你不覺得我太自私麼？

慧 不，二哥，我希望你勇敢一點。你究竟打算怎麼辦？（覺民沉思不答）

(外面怪聲叫好)

慧 (對着外面看了一眼) 這就是我們的家,這就是大家庭裏藏着各種各樣卑鄙無恥的醜態。(轉身對覺民) 二哥,事到如今,你還遲疑不決麼?

民 不,我已經決定了。

慧 那末馬上實行,大家都會同情你的。黃存仁,張孝如,他們的話不錯,我們要跟封建的家庭作頑強的鬥爭,黃存仁既然願意你住在他家裏,你還怕什麼?

民 (做得堅決) 我一點也不怕。

慧 那末你還有什麼顧慮,琴姐是那樣信任你,你應該給大家做一個榜樣,給後來的人開一條血路。

民 我考慮的是步驟的問題。

慧 這有什麼好考慮的?你一走就完了。難道你真的要等到他們交換了庚帖,生米煮成熟飯時才走?

民 不會的，那我怎麼對得住琴妹。

慧 那我就明白了，你究竟想的是什麼？是不是害怕馮老頭子？

民 不！

（覺新上場）

慧 好，大哥來了，你自己對他說！

民 （對新）大哥，我的親事應該由我作主，現在我還年輕，正是應該讀書的時候，我不願意成家。

新 這種話不能對爺爺講的，他聽不進去，說到年輕，在我們家裏十九歲結婚已經不算早了。

慧 那末，大哥，據你看來是沒有辦法了。

新 （痛苦地）我不是說沒有辦法……

慧 你真的一點不幫忙麼？你真的忍心把二哥弄得跟你一樣嗎？

新 (觸着痛處) 三弟,請你不要這樣說好不好,我難道不是一個人,難道就沒有感情,我是要想辦法……

慧 你已經犧牲了梅表姐一生的幸福,再不能叫別人做第二次的犧牲了。

新 (懺悔地) 是的!梅表姐是爲我犧牲了,她病到這種樣子,我都不能夠到她家裏去看她,我明知道她這時候很需要我,也許她……她……

慧 既然這樣,你就該替二哥想法取消這次婚姻!

新 ……我自然願意幫二弟的忙,不過爺爺……

民 不要提爺爺,你的意思究竟怎麼樣?

新 ……我……

慧 你就沒有替二哥出過力。

新 (受了過分的委曲) 我沒有出過力?我愛二弟,愛琴表妹,我希望他們能夠結合。我什麼辦法都試過了,和爺爺說,爺爺是不聽的,他要怎麼做就怎麼做,誰敢

違拗他我那里不知道這是一件事，關係二弟的一生幸福。我曾經和媽商量過，她答應幫忙，可是她也沒有什麼力量，三爸早就看着我們這一房讀書不順眼，自然不管，加上馮家催着交換庚帖，訂了日期，這事情就更難辦了。我也曾找過算命先生把二弟和馮樂山姪孫女的八字拿去配。誰知道結果又是大吉大利。

慧 你真的信任這些迷信的玩意兒麼？

新 不是我信任，實在是沒有法子，我本來是希望算命先生說他們配不得就好了。可是，一切都是白費心思。

民 這麼說，事情沒有挽回的餘地了？

新 （憂鬱地）據我看來，很難有希望。

民 （絕望地）你真是想盡辦法了？

新 是的。

民 那麼你說我們應該怎麼辦？

新 (半晌，痛苦地掙扎)……你說應該怎麼辦？我……我……你的心事，我是知道的，可是我實在沒有法子，我看你還是順從爺爺吧(感傷得差不多要哭出來)生在這個時代，我們只有做犧牲者的資格(下場)

(大家看着他)

慧 (對着覺新背影)無抵抗主義者(對覺民)二哥!不要管他，我看你還是自己決定馬上走!早離開家一天好一天，真的到了跑不出去的時候，那就晚了。

民 (決定了)好的，我就走!

(兩個人下場，外面是送客聲)

(不一息，高老太爺上場，後面陳姨太，袁成等上)

(陳姨太扶着高老太爺坐在椅子上)

太 裝烟來!

袁 是！（恭恭敬敬地裝了煙，遞給高老太爺。）

太 （對袁成）出去吧！

（袁成答應一聲「是」下場）

太 （悠然地吸了口煙，四面看看，頗爲得意）累得很！

姨 你也不憩憩，看戲也是勞神的！（替他捶背）

太 輕點，你們不知道這個薛月秋的戲唱得真不錯，馮老太爺是精於此道的，點的戲果然不凡。

姨 怪腔怪調，孃孃娜娜的，有什麼好！

太 （得意的）你們婦人女子，那裏懂得這些。

（沈氏帶了淑貞上場，氣急喘息地）

沈 爹爹！（看看四週）

太 呀？

沈 (終於說出) 爹爹要做主。

太 什麼事?

沈 (指着淑貞) 他爹爹做的好事! 胡作非爲, 逼得我走頭無路, 務必爹爹做主, 給媳婦問他一個明白, 爹, 我這日子不要過了! (聲近嗚咽) ……

太 慢慢說, 什麼事?

姨 (說風涼話, 表示好感) 五太太慢慢說給老太爺聽, 他好替你伸冤!

沈 差不多快半年了, (指着淑貞) 她爹爹把我的幾件首飾拿了去, 我先問他, 他總說拿去給人家做樣子的, 我再三問他討, 他總拿不回來, 後來他索興老着臉皮跟我說: 化了。真傷心, 連淑貞的一付金手鐲都化了。

太 化這些錢幹什麼?

沈 這個不學好的, 我原以爲他在外面交些朋友談談正經事, 那裏知道他在外面租了小公館, 討了姨太太!

太 (大怒) 討了姨太太!

沈 他瞞着我不講,這兩個月他就簡直不大回來住宿,問他到那裏去的,他總是說在外面有事,我心裏就疑惑,昨天我上街,在商場看見一個女子,坐他的轎子買東西,後面還跟着高忠。

太 什麼,有這樣的事!

沈 回來問高忠,高忠不肯說,剛才我找東西,在他衣裳口袋裏摸到一張照片,逼着高忠,他才招出來了。

太 這還了得!膽大妄爲!

沈 他討的姨太太,是個妓女,叫禮拜一!他居心把我丟了。(忍不住啜泣)

太 叫他來,讓我問他!(氣忿)這個混賬東西,竟敢這樣胡鬧,(對淑貞)叫你爹來!

姨 老太爺,不要這樣氣,身體要緊!

太 敗壞門風，這還了得。

（淑貞拉了克定上克定戰戰兢兢）

定 （誠惶誠恐地）爹！

太 （氣極）你做的好事！

定 我……我……沒有！

太 還敢說沒有？

定 不，我……不敢……

太 （命令地）跪下！給我全招出來。

定 我……我……（頗爲狼狽，看見妻兒在旁邊）

太 還不給我跪下！

定 （終於決定了）是，爹！（畢恭畢敬地朝老太爺跪下）

太 從實招出來，你在外面幹了些什麼事？

定
……

太 還不快說，怎麼騙了你妻子的首飾化光了，在外面住起小公館來的？

定 (懺悔地) 全是我不好，我一時昏了頭，迷了心把她的首飾拿來當了，化了，我本來是給人家做樣子的，後來人家還了我，我一時缺錢，化在妓女身上了，我認識了幾個壞朋友，他們叫我一直去嫖堂子……

太 你就去了？

定 是我一時糊塗，聽了他們的話，他們說：一次兩次沒有什麼要緊，我就去了。一個叫「禮拜一」的……

太 什麼禮拜一？

定 一個叫「禮拜一」的姑娘，長得標緻，唱得一手好戲，身世很苦，她一定要我替她贖身，她叫我可憐可憐她。

太 這麼着，你就跟她住起小公館來了？虧你做得出來！(氣得發喘。)

姨 老太爺犯不着這樣生氣，當心你的身體。（做出頗爲關心的樣子，捶背）

太 真氣死我了！這還了得！我們高家世代書香，能夠讓你這樣胡作非爲麼？說，你還有臉見人麼？

定 爹！我認錯，是我不好！

太 你把（向沈氏看了一眼）她的首飾全化了！

沈 （啜泣着）一點都不剩，現在出客用的都是假的。

太 還有貞兒的金手鐲，也給你賣掉了？

沈 爹，叫他追回來！（向淑貞）貞兒，告訴爺爺！

貞 （膽怯地）我的手鐲！（撲撲手，表示沒有）

太 看，你這不要臉的畜生，連自己女兒的東西也不留下來，你還有臉見人麼？

定 我……沒……

太 你還要臉麼？

定（無表情地）我不要臉，爹。

太 虧你還說得出口，這麼大的人了，女兒也不小了，還不學好，不給貞兒留個好榜樣。貞兒，你羞他！你羞他。

貞（膽怯地看看爺爺，又看看爹）……

太 羞他，看他這樣不要臉，還配做你爹！

（沈氏給她拿起手來羞他幾下）

（克定無動於中）

太 這樣不要臉的東西，讀書簡直讀到牛肚皮裏去了。居然做出這種醜事，騙首飾住小公館！我限你三天給我取回來……多一天也不行！怪不得成天不見你一個人影，儘幹這些，我們高家的臉全給你丟光了。

定 爹！我認罪！（什麼都承認）我住了小公館，我抽上了鴉片烟！

太 什麼？（新發現，更氣）抽上了鴉片烟？

定（一直訴長道短地說下去）因爲錢不夠用，我在外面拉了許多債，瞞着爺跟許多人借了錢。

太（喝住）什麼？你瞞着我跟人借錢，越說越不樣話了，你好膽大妄爲。

定 我是太膽大妄爲了，我借張家三百，李五爺二百，趙誠記一百……

太 你這畜生，你怎麼敢這樣做！（搖頭）啊（咳）

姨（倒盃茶給他）老太爺，喝杯茶吧，這些小事何必這樣着急。

太（推開茶碗）不要（對克定）你這敗子，這樣下去還了得！

定 下次不敢了。

太 你認錯了？

定（像小孩子似地）我認錯，下次不敢這樣胡作非爲了。

太 給我打嘴吧！（克定稍遲疑）還不快給我動手，自己動手。

定 是，下次不敢了！（兩隻手左右開弓地打着自己的嘴巴，毫無感情，滿不在乎。）

太 不要打了。

(克定停止，站立起來)

太 真是家門不幸，出了你這種敗子！你怎麼敢這樣做的？
定 我本來是不敢做的，是四哥說不要緊，爹一時查不出。

太 (想不到)什麼克安也在裏面？

定 他常跟我一起，他也有個相好的姑娘，叫……

太 什麼！渾賬東西，沒有一個好人，淑貞，去把四爸叫來！(淑貞下場)

太 (氣得發抖)把人氣死……咳！

(淑貞上場)

貞 爺爺，四爸出去了！剛出去的。

太 (氣得發喘)還有什麼話說！(頗為傷心)我活到這麼大年紀，親眼看見如此！
姨 爲他們氣壞身體是不值得的！

太 (長嘆一聲，揮揮手) 你們都給我走開，不要留一個，我不要看見你們！(疲倦而悲哀地靠在椅上。大家下場)

(陳姨太要去獻殷勤，高老太爺也揮揮手，於是她也走了，只剩下他一人。)

(馮樂山紅光滿面地登場)

山 壽星一個人在這裏幹什麼？

太 (坐起，微微嘆息) 唉！

山 而有憂色，有什麼事值得如此？

太 唉！(搖頭)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山 剛才你沒有看花月英的珍珠衫，真是維肖維妙，色藝俱佳！(見他不答) 老兄

洪福齊天，四代同堂，今天又是六十大慶，還有什麼事不滿意？

太 樂翁，(搖頭) 你不知道。

山 什麼事，儘管告訴我不要緊的。

太不（說不出）……

山那就好了！下月十五又是小弟的姪孫女高攀，喜事接二連三，該多末高興。

太是的。

（覺慧進來，似乎抱了決定的勇氣。）

慧爺爺！

太慧兒，爲什麼不叫馮老太爺？

（覺慧不語）

山不必，不必，我常來的。

太慧兒過來，你要聽爺爺的話，好好讀書，民兒結婚之後，你將來也要娶一房好好的媳婦，現在我的指望就在你們的身上了。

慧……

山（端視面貌）確是聰明模樣。

太 還是請馮老太爺作伐好了。

山 (深意) 這一點定可替世兄效勞!

慧 (鼓足勇氣) 二哥的婚事, 爺爺已經決定了麼?

太 怎麼? 你問這件事。

慧 二哥不滿意這件婚姻!

(這像是晴天霹靂)

山 (不相信地) 什麼?

太 反了! 居然有這樣的事?

慧 (一鼓作氣) 二哥說年紀還小, 結婚還可以等些時候, 他說婚姻大事要自己

作主, (半是對馮樂山) 他不同意這次婚姻……

太 住嘴! 滿口胡言, 不許再說下去!

慧 好的, 我就不說。

山 對不起，先行一步！（看見情形不好，不好再待下去，就此走了。）

太 你們想造反？給我把他找來，讓我當面問他，好大的膽，這樣忤逆。

慧 他已經走了。

太 什麼，走了？他敢逃婚？把新兒叫來！（對外）來人！

姨 （進來）什麼事！

太 叫人來！

姨 袁成！

（裏面應了一聲，袁成上）

袁 老太爺有什麼吩咐？

太 把大少爺找來，立刻找來！

袁 是！（下場）

太 這還了得，真反了！目無尊長，胡作妄為！

太 真想不到，一門逆子……

(覺新上場)

新 爺爺。(垂手而立)

太 (着急大罵) 反了！民兒的事你知道麼？

新 ……

太 他居然敢違抗尊長，實行逃婚，如此忤逆！

新 是……是！

太 你去馬上給我找回來！讓我來責罰他！

新 是！

(高老太爺咳嗽)

痰 (爲他捶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老太爺身體保重。你這麼大的年紀，何苦爲他們動氣。

太 他敢不聽我的話？他不高興我給他定親，他就這末一溜烟跑了？不行，你一定要把他給我找回來，馬上找回來！找不回來唯你是問！

新 是，是！

太 我本來不要把子弟送進學堂，都是（指着覺新）你，還有你媽一味放任，不加管束。來人（袁成上）

太 把太太請來（袁成下）

太 婚姻大事，要自己作主！真是從古未有的奇談，逆子！逆子！

（周氏上，顏頹喪）

周 爹！

太 你知道不知道民兒的事？

周 我……不知道！

太 他敢反對我給他訂的親，他敢逃跑了？

周 這……這……

太 孩子的事，你從來不加過問，現在出了這樣的事。

周 我……我，我！（受了委屈，說不出話來，啜泣。）

太 馬上給我把民兒找回來，找不回來，唯你是問！來人！（袁成上）

太 請三老爺來！（袁成下）我真給你們氣死！（咳嗽）我一手成家立業全給你們敗了。

（克明上）

明 爹。

太 克明！你聽着，現在民兒反對婚姻，逃出去了！我限你在這兩天之內，把他找回來，

馬上完親！

明 是，爹！

太 （起立向內室走，回頭對大家）從今以後，高家的子弟，不准再進學堂，聽見了

沒有？（咳嗽喘息）

姨 讓我扶你進去。

太 （勉力掙扎）不要！（跌跌踉踉地走下）「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高老太爺陳姨太太）

（靜默）

（裏面一聲響叫：「老太爺你怎麼啦！」）

明 什麼事！

新 爺爺跌倒了！

（明與新下，不久上場）

周 爹，怎麼啦！

新 跌得不輕，扶進去睡了！

明 覺慧，你看爺爺氣得這樣子，你知道覺民現在究竟在哪裏？

慧 不知道!

明 我早就料到了。哼!快把覺民的地方告訴我!

慧 不知道!

明 你不說，不要緊，（對覺新，嚴肅地）覺新，你聽好!你要在這兩天之內，把民兒找回來!否則你的責任擔戴不了!（下場）

周 （啜泣着）平常我不大管你們!我相信你們。現在叫我怎麼說好呢?慧兒，你一定知道民兒的地方，告訴我，趕快把他找回來吧!

慧 我實在不知道!

周 只要你說出來我什麼都答應你。

慧 要是不結婚，二哥自然可以回來!

周 那是辦不到的，（對覺新）新兒，你一定要想辦法把他找回來。兩天之內一定要找他回來，你是他的哥哥，你一定要想法子。

新 (痛苦地) 是媽!

周 唉, 怎麼好呢! (喃喃地下場)

(沉默, 二人對看。)

慧 (從懷中拿出一封信給覺新) 這是二哥給你留下的信。

新 (接了看, 然後微聲唸其中字句) 「……我做了我們家裏從來沒有人做的事, 我實行逃婚了……我要和舊勢力奮鬥到底……寧死不回來……望你念及手足之情, 給我幫一點忙」……(羊戰抖, 信落地上)

慧 你究竟預備怎麼辦?

新 (搔頭) 叫我怎麼辦呢? 他太不原諒我了。

慧 你究竟要他怎麼原諒你? 現在不是諒解不諒解的問題。

新 (向外走) 我去把他找回來!

慧 你不會找到的!

新 (停步) 找不到他?

慧 是的,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地址。

新 (走近慧) 你一定知道他的地址,你一定知道,告訴我,他在哪兒?快告訴我!他在哪兒?

慧 我不告訴你!

新 你不相信我?

慧 (憤激地) 相信你,又有什麼用處!你的「無抵抗主義」和「作揖哲學」是會把二哥斷送的,你太懦弱了!

新 (堅持) 我一定要見他,你非告訴我地址不可!

慧 我一定不說!

新 (恐嚇) 你將來總會說出來的。別人會要你說,爺爺會要你說!

慧 我絕不說,我們家裏總不會私刑拷打吧!

新 (絕望地) 三弟, 還是把他找回來吧! 我求你! 否則怎麼好向爺爺交待呢?

慧 我始終不明白你爲什麼這樣懦弱, 這麼無用!

新 那怎麼可能呢。三弟, 還是把二哥勸回來吧! 不然, 將來這門親事會落到你頭上的。

慧 如果爺爺真有這麼意思, 就讓他做好了! 他們總有一天會後悔的, 犧牲的決不是我!

新 快找他回來, 我求求你, 我求你, 爲了他, 爲了我, 爲了我們這個家! (覺慧不答)

(袁成上)

袁 大少爺! 錢大姑太太差人來報信, 梅小姐死了!

(沉默)

新 她死了! (跌坐到椅子上痛哭起來)

(覺慧看着他)

(外面一片叫好聲)

——幕下——

第二場

佈景：

高老太爺的臥室。靠牆放着一張古老的牀，牀上有着古老的圖案。書櫥裏放滿線裝書，紅木桌几上放着古玩，牆上掛滿字畫。靠牀的桌上，有藥罐及其他。

有門通外面，掛着門帘，旁邊有窗。

幕啓時，高老太爺臥病在牀上，陳姨太在旁照應。

姨 (拿着藥碗) 老太爺，喝了吧！

太 (搖搖頭) ……

姨 還是喝的好！

太 沒有用的 (悲哀地) 我這病怕不會好了

姨 老太爺，千萬不要那麼想，這不過是個小災難，再吃一兩劑藥，就會好的。

太 唉，快半個月了！

姨 不要心急，要靜養，醫生說過的，喝了吧！（將藥碗拿給他喝）

太 （喝了一點，推開去）……不要了……（呻吟）嗯——

太 （外面有怪聲）那是什麼？

姨 請了「端公」來驅邪的。

太 ……不要……不要……

姨 老太爺，你安心，「端公」來過之後，你的病馬上就會好。

太 端公……（呻吟）

姨 讓他來劈劈邪氣。我看老太爺的病，都是這些邪氣作怪。房間不好，風水壞，陰氣

太重。端公的符咒非常靈驗，包能治好你的病。上次李家老太爺的痰喘病請了

多少中醫西醫，都沒有用，到末了請了端公，來畫了幾道符，唸了幾聲咒，過了一

天，病果然完全好了，好得比病前還要好。王太太不也是這樣的病老是不好，拖了兩三年，結果端公來做了一天法術，破了災，化兇爲吉，馬上就好了……

太（無可奈何）哦。

姨 老太爺！不會錯的。

（外面怪聲大作）

太（呻吟）噫——（對外）怎麼？

姨（走到門邊，掀起門帘看了一眼）端公來了！（讓過一邊）

（果然，一個長臉的巫師大踏步走進來，他披着頭髮，穿着奇怪的衣服，手裏拿着松香，一路洒着粉火，做出種種悽慘的驚人的怪叫和姿勢。跳着，叫着，把每件東西都弄翻了，甚至向牀下也洒了粉火，袁成拿蠟燭後隨）

太（恐怖地）啊！

姨（低聲地）不要緊的，老太爺，不要緊的！

太 (大聲呻吟) 噫——噫——

(巫師口中隱隱有詞，更向病人做出威嚇的姿勢，一面大聲叫着)

太 (大驚) 啊！(用被頭蒙了頭)

姨 (低聲地) 一會就過去的，老太爺！(彷彿是安慰小孩子似的) 巫師法術無

邊，好好躺着，不要動。邪氣一趕走，明天病準好！(滿屋子裏黑煙，爆發的火光和松香味道。)

(外面有人張望，其中有覺慧憤怒的臉。)

太 (嗆咳起來) 噫……噫……快……快……我……

姨 忍耐一下，就好的，忍耐一下……

(巫師終於停止了)

姨 好了，好了，完了！

(巫師站立不走)

姨 (走過來) 法師辛苦!

(巫師不說, 凝視空中)

姨 謝謝法師大展神通!

(巫師不語)

姨 已經捉完了吧……

(巫師不語, 搖頭)

姨 怎麼啦!

(巫師仍搖頭)

姨 法師有何法旨? 只要病人好, 我們一定照辦。

巫 (做出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 大聲) 宅第凶氣太重, 全部集中此間, 所以病體

難痊。

姨 那末, 依法師, 怎麼辦?

巫 (聲音如前) 欲得病體痊癒，必須清除全屋，掃去一切妖孽鬼氣。

姨 (虔誠地) 果真是這樣，馬上照辦！

姨 (對袁成) 袁成，你照顧一下老太爺，我同法師到各房捉鬼去！

袁是！

(法師在前，陳姨太隨後，威風凜凜下場)

(沉靜片刻)

(外面有吵鬧聲傳來，首先是敲門聲，接着是人聲)

姨聲 三少爺，開開門，

慧聲 我房裏沒有鬼！

(敲門聲增大)

慧聲 (怒) 你們究竟要做什么！

明聲 三姪，快開門！

姨聲 三少爺，快開門。

慧聲 (氣憤地) 我不開!

姨聲 三少爺，你不顧到你爺爺的病麼？你不願意爺爺的病早些好麼？你不開門……

你這樣不孝順他!

慧聲 好，我給你們開門!

(開門聲)

慧聲 慢點！別忙走進來！我問你們究竟要做什麼？(一個短時的沉默)

姨聲 給你爺爺捉鬼!

慧聲 捉鬼，你們見鬼！你們哪裏是捉鬼？你們是叫爺爺早一點死，你們怕他不會病

死，你們要把他活活的氣死，嚇死!

太 (從被中探出首，彷彿夢中驚醒) 什麼什……麼事?

袁 是端公……

明聲（氣忿地）你……你……

新聲（阻止他）三弟，少說幾句吧！

慧聲 大哥，你還要來勸我，你自己真不害羞，你也算讀了十幾年書，想不到你竟然

糊塗到這個樣子，一個人生病，不去想方法醫治，倒請了端公來捉鬼，你們當真是謀害爺爺，你們鬧了半天還不夠，現在還要鬧好，看那個敢走進我的房間，我就先給他一個嘴巴，我不怕你們！

太 要他們……不要吵……不要吵！

袁 是！（欲行）

太 把大少爺叫來！

袁 是！（下場）

（窗外沈氏克定探頭）

沈聲（在窗外）又死出去了，到現在，也不打打主意，爹今天不知明天了，一旦死

了下來，看你能拿到什麼？

定聲 不要緊，我知道，我早就打算好了。

沈聲 你知道就好了，我看你還是防着一點。他們幾房都是機靈的。（二人走過）

太 （痛苦地）唉！

（停了一息，覺新上場。）

新 （走近病榻）爺爺，你好些麼？

太 你們……在……那兒……吵些什麼？

新 （驚恐地）沒有什麼？

太 我聽見了，新兒，我這一次的病怕不會……好了！我活到這麼大年紀……也算

……到了……時候了！

新 爺爺，你不要說這樣喪氣的話！

太 ……我……一手創立起來的家業，總算維持……到今天……現在我是不得

不……放手了，你爹死得早，大房裏只剩下你們弟兄三個……我知道你們都肯學好，我歡喜你們，你們要好好用功讀書……將來承繼我的家業。

新 爺爺，你儘管放心好了，我們一定照爺爺的話去做，不辜負爺爺的一番苦心。

太 （欣慰地）總算我看到了重孫……可惜第二個重孫看不到了！

新 爺爺，你看得到的，看得到的。

太 （微笑地）珽兒什麼時候生產？

新 快了！

太 也許……唉！只怕……來不及了！

（陳姨太走進來，看見他們在談話，首先偷聽，然後大聲挑撥。）

姨 （忿怒地發牢騷）這怎麼可以（對覺新）你是看見的，大少爺，要是出了什

麼事，你可得擔戴！

太 吵……什麼……

姨（一見他發問，更是氣勢兇兇）老太爺，你說說看，這成什麼樣子。我們好好的請了端公來，都是爲了你的病好得快，端公說全屋都有兇氣，要一一去過，可是三少爺不肯讓端公進他的房間，還罵了人……這真是……這真是……（氣極，一屁股坐下，做出受盡委曲的樣子）老太爺！你替我想想看……

太（搖搖頭）唉……

姨 我滿肚子的好心，倒被人罵了一場，端公法術沒有做完就跑了，這一場不是白費心血。

太 ……我……知道……

姨 老太爺！你說說看，現在你在，爲了你的事，他們尙且如此，將來……

太（揮手）不……

姨 唉，（做作地）我真命苦！

太（對覺新）新兒，過來。

(覺新走過去)

太 你給我把慧兒找來，我有話吩咐他！

新 是，爺爺！(下場)

姨 (挑撥) 老太爺，你要好好教訓他一頓，他破口罵人，狂妄透了。二少爺一逃親事，他更無法無天，什麼都不怕了。我看，他簡直要爬到你頭上來了。

太 (呻吟) 嗯！(閉了眼睛像睡着)

姨 (殷勤地) 怎樣……好一點了麼……端公的本領到底不錯吧！

太 我……不行了。

姨 老太爺，菩薩會保佑你的。

太 我知道我不行了！

姨 老太爺，你可不能這樣啊！你說說看，除了存摺在我這兒，還有些什麼東西，藏在什麼地方，我好幫你照管。

太 (呻吟)……

(覺新領了覺慧上場)

(他們走到高老太爺牀邊，他還不知道。)

新 (低聲) 爺爺!

太 什……麼? (慢慢睜開眼來)

慧 爺爺! 你叫我麼?

太 (睜眼) 是你慧兒，你很好……

姨 (從旁) 老太爺，你——

太 他們都說你脾氣壞……我現在完全明白了! (悲傷地流下眼淚) 你要好好讀書，不要學你四爸五爸他們。高家後代，怕只有你們幾個弟兄將來有造就了!

姨 (驚訝地) 呀! 老太爺，怎麼你……?

太 你常常看見你二哥麼? 他還好吧! (伸手欲拉覺慧)

慧 (靠近牀邊，跪在路凳上) 他常問到爺爺!

太 (懺悔地) 我錯了，我很想他……你快去把他喊回來吧! 我想見他一面……你去給我把他找回來，我絕不爲難他的 (用手拭拭流下的眼淚) 快去……找他回來，遲了恐怕來不及了!

慧 (流下眼淚) 爺爺!

太 (看見他哭了) 你哭了……不要哭，你很好! 年紀青的人要常常高興，哭得多了，會傷害身體的……你要好好讀書，好好成家立業……我死了，在九泉之下也會高興的。

慧 (被激動得哭泣起來) 爺爺，你不能離開我們!

新 (一面流淚，一面阻止他) 三弟，不要惹爺爺難過。

姨 (有機可乘) 三少爺，你這麼大了，也該明白點事理! 爺爺病到這樣，你還不肯放鬆他，惹他傷心，真沒有看見過……

太 (阻止她說話) 不要說他! 他很好, 我很歡喜他。(對覺慧) 你快去把你二哥喊回來, 我好久沒有看見他了……你告訴他, 馮家的親事我不再提了。叫他放心!

慧 (十分感動地) 爺爺, 我馬上去找他!

新 快叫二弟回來向爺爺請安。

慧 爺爺, 我去了!

太 快去吧!

(覺慧下場)

(高老太爺, 閉目養神, 現出極度疲倦的樣子。)

姨 (對覺新) 大少爺, 你也出去一下吧, 好讓老太爺養養神!

(覺新正要走)

太 (睜開眼睛來, 對覺新) 新兒, 不要走!

新 (走回來) 是爺爺!

太 走過來,讓我來看看你! (覺新走得靠近他) 你今年幾歲了?

新 爺爺,你忘了我二十五歲!

太 好的,不算小了,正是年少力壯的時候,你要好好撐持這個家,保住這個家。我看我們高家就只有你了。

新 放心,爺爺,我一定遵照爺爺的心意去做。

太 三爸在家裏麼?

新 在家。

太 四爸五爸呢?

新 他們……不知道。

太 又出去了……唉!他們……我生了五個兒子,除了你二爸早死,你爹算是頂聽話的了,想不到他那樣短壽……現在……

姨 老太爺，閉起眼睛來養養神吧，有什麼話過一會講。

太 不……我沒有多少時候好講了。

姨 我求求你，老太爺，真的，你這樣是不行的，大少爺，你怎麼能讓爺爺這樣病重的人這麼勞神！

太 新兒……給我把海兒抱來，我要看看他……

新 好，爺爺！（下場）

姨 老太爺，你千萬不要再多說話了。你不知道，你……

太 （呻吟）唉，唉……

（略停，覺新抱海兒上）

新 （抱他到牀邊）叫太公！

（海臣畏怯，退讓，拉覺新衣。）

太 海兒……不要怕……不要……怕我……（要握他，海臣躲到覺新身後）爲

什麼躲着我！

新 海兒，跟太公說話！

（海臣畏怯地拉着覺新，看着老太爺）

新 叫太公啊！

海 太公！（畏怯地）

太 好孩子，好……孩子！我看了你多高興，新兒，去叫他們大家都來，不要缺一個。（

衰弱地）不然恐怕……

新 （走到門口，對外）袁成！馬上叫各房老爺太太，小姐們都來，老太爺叫他們！

袁 聲 是！

（馬上，以克明爲首，一大羣人走了進來，他們是周氏、瑞珪、淑華、淑貞，還有男女傭人等，最後是克安、克定、沈氏，匆匆忙忙的入）

（大家擁向牀邊，向老太爺請安）

太 (突然現得精神好起來) 扶我起來!

姨 老太爺,你怎麼能起來?

太 不,(覺新要去扶) 此刻我的精神好起來了。讓我起來看看大家。

姨 我來,我來!

(陳姨太扶他起來)

太 扶我……坐……到……那邊去。(微指牀前沙發)

姨 你躺着的好!

太 (堅持) 扶我去……

(陳姨太和覺新等只好扶他坐沙發上)

太 (喘息着) 你們……都過來……(大家圍着他)

太 我怕活不到今天晚上了。我要離開你們了!(女人和小孩們啜泣起來) 不要難過,人總是要死的,我活了這麼大年紀,也算很好了……你們要記着我赤手

空拳建立……起這份家業……很不容易……你們要好好地愛護牠。你們要學好，用功讀書，光耀門庭，要高家永遠做個書香門第……詩禮人家……千萬不要不學好，四分五散，辱沒祖宗。果真你們能夠守住這份產業多多發展！到那時候，我死而有知，也會含笑的。

明 爹，你……

太 我就要去了。你們不要難過，你們要圖上進……我就安心了……以往的事我都把牠忘了……你們都是高家的骨肉……高家的後代……只要你們今後學好……我在地下一定保佑……你們！我的遺囑在枕頭裏面，拿來給我！（陳姨太去拿來）克明你拿着。照着上面說的去做。（交克明，大家看着克明）

太 （看大家一眼，欣慰地）你們都在這兒……一門四代……真福氣……（想起）慧兒呢？

新 他叫二弟去了！

太 是的，他快……回來了！

新 就回來的，爺爺有什麼話吩咐他麼？

太 還沒有來麼？……我怕等不及他們了，告訴他們……爺爺是喜歡他們的……

（喘息說不下去，閉起眼睛來）

姨 老太爺！

明 怎麼了，爹！（對大家低聲）不行了！

（陳姨太拿了一盃水來，但是高老太爺已經不能喝了。）

新 爺爺！

（覺慧和覺民上場，大家沒有注意到他們。）

民 爺爺！爺爺！（要衝過去）

明 不要吵。（攔住他）

慧 爺爺叫我把他找來，說很想見他！

明 現在太晚了！

民 (發愕) 太晚了？！

慧 (跑到祖父面前，握着他的手) 爺爺，爺爺！我把二哥給你找回來了！(覺民走了過去，沉默，高老太爺喘息，痰在喉中發出怪聲) 你說有話跟他說，怎麼你現在不說話了？

慧 (跪下去，搖祖父) 爺爺，爺爺！

太 (像是突然醒了轉來) 什麼？(睜開眼睛，不認識人了) 你……鬧什麼？(揮手叫他走開。看看慧民想要說什麼，又沒有說出)

民 爺爺！……爺爺！我回來了？

慧 爺爺……你不認得我了。

太 (看看覺慧，流下眼淚，伸手在覺慧頭上撫摩了一下，又拿開了手，低聲地) 你來了……我認得你……慧兒，你很好……你二哥呢？

慧 (拉了覺民的手，放在他的手裏) 他在這兒！(哭聲)

民 (跪了下來) 爺爺！我回來了！你看，我不是在你旁邊麼？

太 是的，不錯……真是你……你回來了……馮家的婚事就算了結了……(看

看他們兩人) 你們要好好地讀書……路是很長的……我還要走很長的路

……那麼好的地方……我去了……到那個……我從來沒有看見過的，那樣

好的地方……你們好好的聽話……我要去了……去了……(聲越說越低，

過後，頭垂下，停止了)

明 快把爹抬上牀去！(大家抬老太爺上牀)

民 慧 爺爺！

明 爹！(摸他手，帶哭地) 手冷了！

(大家圍上去)

姨 老太爺！

沈周定安

爹！

珏貞華新

爺爺！

（大家哭泣，跪下，袁成拉了帳子。）

（半响，陳姨太首先起立，大家也跟着起來）

姨
（滿腔怨氣，全部發洩）大少爺！你爺爺本來不會死的，都是你們不圖順序，得罪了神靈，不去求求菩薩，又不肯捉鬼，所以你爺爺才死得那麼快！這明明是被人促死的（覺慧怒目相向）現在爺爺已經死了，我得告訴你！大少奶奶不能在家裏生產，她一定要搬出去住，不然，產婦的血光會冲到死者身上，老太爺身上會冒血的。

新……

慧 不會的，這是迷信！

（陳姨太目光四射，找人出來講話）

沈 三少爺，你不知道，這是靈驗的！

慧 哼！騙鬼。大哥，不要聽他們。

姨 大少爺，我要問你，真的出了事，那一個來擔戴（對克明）三老爺，你說……

明 唔，唔……

姨 四老爺，五老爺，你們也說說……

安 定（也同意）是的，是的！

姨 大太太，你看怎麼樣呢？

周 （聳嘴）我……是有這樣的說法……

姨 那末三老爺，你是一家之主，全要你主持這件事了。

明 ……是的是的……覺新你……

新 (望着瑞珏) 這……這……

珏 (絕望地) 新……你……

新 瑞珏, 原諒我……

珏 (哭着) 什麼都……好……我就搬出去……

慧 大哥, 你怎麼不說話, 你相信這種話麼? 他們害了爹爹還不夠, 現在又找出別的花樣來謀害第二個人了。大嫂, 你不能搬!

姨 (對克明) 三老爺! 你做主!

明 覺慧, 不許胡說!

慧 爲什麼我要說!

姨 四老爺, 五老爺, 大太太, 你們也說幾句話!

大家 (除了覺民, 新瑞珏及孩子外) 不許再說。

慧

(站立一邊英勇地)我要說我一定要說!你們都是些殺人的魔鬼,你們都是
大家庭的鬼,你們的末日就要到了!

——幕急下——

第五幕

佈景：

近城的鄉間小屋。矮小的紙窗，沒有地板的泥土，陽光很少的房間，潮氣頗重的牆壁。一連三間，中間開門，外面一方小天井，有些青草和野花。右面一間是瑞珏住的，左面一間是僕人住的。

幕啓時，屋中無人，只聽見右室有人輕微的呻吟聲。

珏聲 哼……哼……

一個女聲 少奶奶，你要忍耐點，過一會兒就好了。

(何嫂忽忙忙地從右室中跑出，到左室拿了布以及其他的什麼，又走入右室，這時外面有足步聲，覺新隨即走了進來，手裏攜着海臣)

新 珏！（要走入內室）

何嫂（從右室探出頭來）大少爺！你不好進來，少奶奶就要養了！

新（一楞，馬上停止）

海 媽媽，媽媽！（看見新停止了）爸爸，媽媽呢？

新 媽媽……在裏面！

海（跳躍着）我去看媽媽！

新（阻止他）不要進去！

海（不解地）噯？

新 乖孩子，站在這兒！

海 做什麼？

新（痛苦地）你不聽見何嫂說麼，不能進去！

海 不，我要進去，我要進去！

新 不聽話的孩子，爹不喜歡。（無法哄他，只好騙他）進去媽會罵的。

海 媽不會罵，海兒是好孩子，是媽的好寶貝。

新 （感動地）對了，海兒好，媽歡喜，爹也歡喜。

海 抱我進去爹！

新 ……（搖頭）

海 轎子里爹還叫我怎麼跟媽說的，怎麼爹不讓海兒進去？

新 （悽苦地搖頭）……

海 （向內叫）媽媽！

（淑華走了出來）

華 （做手勢）不好叫，海兒！

海 我要看媽媽？

華 （笑）媽媽要養小弟弟，不喜歡海兒了。

海 媽歡喜我，我是媽的好寶貝。

華 媽有了小弟弟，海兒下橋了！

海 媽歡喜海兒，海兒歡喜小弟弟！

（淑華笑，覺新也不禁微笑）

新 （對淑華）你大嫂怎麼樣？

華 早上就覺得肚子有點痛，馬上請了接生的來，東西都預備好了！

新 （稍安心）哦。

華 痛了有一會了，還沒有生。

新 接生的沒有說什麼？

華 她說不礙事的。剛才大嫂還問起你，怎麼還不來。今天怎麼來得這麼晚？

新 家裏有事情。

華 嫂嫂老是惦念着你。

新 告訴她，我在這兒。好叫她放心。

海 媽要我們，爹，我們去看媽！（拉了覺新又要走。）

華 大哥，你不能進去。

新 （苦笑）我知道，今天陳姨太還跟我說來。（搖頭無語）

（裏面瑞珏呻吟聲）

華 大哥你在這兒等着，我進去看看。（進右室）

珏聲 怎麼你……大哥……還沒有來？

華 他來了，在外面。

珏聲 爲什麼不進來？

何聲 少奶奶，他不能進內房。

珏聲 ……哦……我……忘記了！（對外）新！你在外面麼？

海 爹，媽叫你！（跑到門邊，大聲）媽！爹和海兒在這里！

新 珽你好些嗎？

珽聲 不要離開我，新。

新 我不走的，珽！

珽聲 好好帶着海兒！

海 (拉覺新) 媽叫我，媽叫我們！

新 (抱了海兒，痛苦地) 海兒！(將他的頭，貼着自己的頭)

(袁成忽忽上)

袁 大少爺！

新 (放下海兒) 什麼事？

袁 陳姨太，三老爺派我來叫大少爺回去！

新 做什麼？

袁 瓦匠來了，三老爺說，要大少爺馬上回去監工。

新 (躊躇) 有了三老爺就夠了……

袁 陳姨太說，老太爺的假坟，一定要大少爺監工，大少爺是承重孫！

新 ……承……重孫……

袁 請大少爺就去，轎子在外面已經預備好了。

新 你回去回稟三老爺，說大少奶奶就要生產，大少爺暫時不能回來！

袁 不過，三老爺很着急，他說過不論有什麼事，叫小的馬上請大少爺回去。

新 大少奶奶就要生產，(苦惱地) 我怎麼走得開？

袁 是，大少爺，小的去回三老爺，大少爺不能回來！(走向門去)

新 (沒有主意) 袁成！(袁成站着)

袁 大少爺有什麼吩咐？

新 ……唉……(毫無辦法，望望右室的門，又望望中門，異常焦急) 這……事情

……這事情……

袁 三老爺和陳姨太在那兒着急等着，大少爺是回去，還是……

新 ……

袁 (同情地) 大少奶奶既然就要生產，大少爺還是多留一下的好，我回去回稟

三老爺他們好了。(欲走)

新 等一下。(掙扎)

袁 (又停) 大少爺，你……

新 (忍痛地作最後決定) 我回去。

袁 ……那末大少奶奶……

新 (咬牙) 我就回去！(拉了海臣的手) 海兒，跟爸回去一下，馬上再來。

海 我不要回去，我要看小弟弟！

新 (抱他) 等一下還回來的，(走向右室門，想要說什麼，又想了一會，於是對袁

成) 袁成！

袁 是！

新 你留在這兒。（自語）多一個人，多點照應，不要讓大少奶奶知道我走了，等等告訴三小姐就好了，我馬上就趕回來。

袁 是。

（覺新貪婪地看了右室門一眼，然後下了決心，搗了海臣下場。）

袁 （對着覺新的背影嘆息）唉！

（內吟呻聲，何嫂走了出來）

袁 大少奶奶怎麼樣？

何 （不見覺新）大少爺呢？

袁 陳姨太、三老爺他們要我來請他去監工。

何 他走了？

袁 剛走，他說不要讓大少奶奶知道，馬上趕回來的。

何 大少奶奶老是嚷着叫他……

袁 生了麼？

何 還沒有呢？痛了好幾個時辰了。上次頭胎養海臣也，沒有這樣難。

袁 要緊不要緊？

何 天老爺保佑，平平安安！

袁 大少奶奶也真不走運，剛剛碰到這個時候，要不然多好！

何 這都是命里註定的，弄到這末一個破地方來養小孩，什麼都不便，大少奶奶爲人多好，只怕是前生作了什麼孽。

袁 大少爺又何嘗不是好人，老實、忠誠，這一家子，我看就只有他孝順……從來沒有罵過我們底下人一句……運氣不好……也真沒有辦法……他也太好說話了一點，那天四老爺五老爺鬧着分財產，大家爭得天翻地覆，他在旁邊一句話也不說，就好像與他無關一樣！

(內呻吟聲)

何……大少爺，又不在這兒……

(何走進內室)

袁 有個什麼事，儘管關照我，大少爺吩咐我在這兒幫同照應的……

(稍停，覺民和琴進來，袁成起立請安。)

袁 二少爺姑小姐！

民 大少奶奶……

袁 就要生產了！

琴 (對覺民) 我說的不錯吧，就是這幾天！(覺民笑而不答)

民 (對袁成) 怎麼你在這兒！

袁 大少爺叫我留在這兒幫同照應的。

民 大少爺呢？

袁 回去監督瓦匠造假坟去了。

民 (搖頭, 不同意地) 儘忙着做這種事!

袁 三老爺要他這樣做, 他也沒有辦法。

民 他曉得大少奶奶快生產麼?

袁 曉得!

民 真不懂他怎麼忍心……

(何嫂出來)

何 袁成, 你快去請大少爺來!

民 怎麼了他剛走……

何 大少奶奶老是嚷着要他, 快去!

袁 好, 我去, 我去! (喃喃地) 真沒辦法……

琴 大少奶奶好麼?

何 就是這麼樣，痛了老半天了，孩子還不下來。二少爺，你坐一下。（進去）

（裏面呻吟聲）

琴 真可憐，沒有人照應。

民 大哥也不在，這怎麼辦？

琴 唉！在這麼一個地方……

民 大哥太忠厚老實了，去聽他們什麼鬼話：在家生產要有「血光之災」，弄到這
個城外來，多不便當！

琴 大表哥太懦弱了。

民 我們的事要不是反抗，還不是跟他一樣。

琴 （提到這件事，微笑）三表弟講的話不錯，「我們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人，
應當把自己的幸福爭過來。」

民 我們的事，你有沒有跟姑媽說過——她的意思是——？

琴 (微低頭) 她……

民 (關心地, 靠近她) 怎麼了?

琴 已經答應了! 你們家裏呢?

民 我就要跟大哥商量, 他一定會同情我的。

琴 大舅母他們……

民 我想不會反對!

琴 還有三舅舅四舅舅?

民 誰管他們, 他們在外面弄妓女還忙不過來呢! 爺爺一死, 狐狸尾巴全現出來了。

一天到晚, 明爭暗鬥, 胡作妄爲, 我們這家, 快不成家了。難怪三弟要走。

琴 決定了嗎?

民 他跟我說過幾好次了。

琴 真的可能實現?

民 他是說得到做得到的。

琴 三表弟的確是……

(內呻吟聲，夾着話聲，何嫂走出來)

何 大少爺來了沒有？

民 還沒有呢！

琴 孩子生下來了麼？

何 唉！真急死了，菩薩保佑，萬事太平……

(走入)

民 大哥就是聽他們的話，丟下大嫂一個人在這兒。要是我，就絕不理會，看他們有什麼辦法！對於自己心愛的人能這麼隨便麼？

琴 (微笑) 你這麼勇敢！

民 你不相信我琴妹！(二人對看，笑)

(覺慧上)

慧 大哥呢？

民 找他做什麼？

慧 我要和他商量，我決定三天後離開家庭，到上海去。

琴 馬上就要走？

慧 剛好有隻船。我跟黃存仁、張惠如、張還如他們統統商量過了，他們都認爲我還是離開家庭的好。

琴 爲什麼？

慧 這種家庭實在再住不下去了！黑暗，陰慘，就好像一個魔窟似的，殺人不眨眼。你想想，在這一年之中，發生幾樁悲慘的事，鳴鳳活活的被逼死了，梅表姐誤了一生，結果也死了；現在又把大嫂弄到這個地方來生產！

民 講低點！

慧 (不顧，仍舊大聲) 這是誰的過錯？誰的罪惡？大家庭，大家庭，坑死人的大家庭，

大家庭的制度……

珏聲 誰在外面，是新……麼？

慧 (大聲) 不是我，大嫂……

珏聲 ……哦……新……你在那兒……你到……哪兒去了……(呼痛)啊……

何聲 大少奶奶，忍一下吧！

慧 你想，大嫂這樣難過，大哥却不能在旁安慰她，這是爲什麼？大家庭大家庭，我恨

透了，我早走一天好一天。可是，偏偏有人幫助大家庭的存在。

民 你說是大哥？

慧 我真不懂得他！逆來順受，結果是害己害人。

琴 他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慧 我不相信沒有方法對付，這一次我一定要走。前幾天跟他提過一次，他總不答

應，我現在再和他商量一次，要是還不肯，那我就自動的走，什麼也不管了。

民 三弟，我看你還是和他商量商量的好。

琴 事情總好慢慢的辦。

慧 我不像你們有耐性，你們那種溫和的辦法，我不贊成。

民 （安慰他）三弟，不要着急，我一定幫助你！

（淑華伸出頭來）

琴 三表妹，怎麼了？

慧 怎麼樣？三妹，

華 （走過來輕聲）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幾個鐘點了，還生不下來，接生的也

不出什麼法子來。

琴 這……

慧 趕快想法找西醫去！

華 大哥不在，誰能夠做得來主。

(華進內室)

慧 快去叫大哥啊!

民 袁成去找了!

(覺新匆匆的走進來)

民 大哥，你來了。

琴 快來!

新 大表嫂怎麼了?

珏聲 哎啊……哎喲……新……你到哪兒去了。

新 (走過去，近門邊) 我在這兒，珏，我就在你的旁邊。

(何嫂走出來，到另一屋中拿了什麼回去)

慧 大哥，你爲什麼不去看看大嫂。

新 我來了！(要跟着何嫂進去但是門關了。)

慧 大哥，我曾經叫你不要聽陳姨太他們的鬼話，你不聽，你看現在怎麼樣？

新 (推門) 開開門，開開門。

何聲 哪一個？

新 是我，放我進來。(推門)

新 快開門放我進來！

何聲 大少爺，你進來不得，我不敢給你開門，三老爺陳姨太他們吩咐過……

珏聲 (悽慘地) 大少爺呢？他在哪兒？……他爲什麼不來看我……

新 (用拳槌門) 珏，我在這兒，我在這兒！我來了。(用力槌門) 開門，快放我進去，

她要見我，你們放我進去。你們看她痛得這個樣子，你們不可憐可憐她麼？

(房裏呻吟聲停止，接着是一陣忙亂聲。)

華聲 嫂嫂！

何聲 少奶奶!

新 珏，我在這兒，你聽得見我的聲音麼？

(寂靜，一會，瑞珏又呻吟起來)

新 放我進來！放我進來……

琴 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啜泣)

民 何嫂，開門讓大少爺進去吧！

慧 三妹開門，大哥要進去。(幫同敲門)

(沒有回答)

新 (帶哭地) 我在這兒，珏！我給你說我在這兒，我在這兒！，你聽見麼？……放我進來……三妹你是懂事的，你快快開門，看嫂嫂的面子，放我進來吧！(類似哀叫)

(寂靜)

(一個嬰兒的哭聲響了起來)

新 (擦眼淚，微笑) 謝天謝地，一定是過去了！(靜寂，默然)

華聲 (恐怖地) 嫂嫂！

何聲 少奶奶！

(房內女人們哭泣)

新 (力竭聲嘶地叫) 珏！(撲倒門前)

(覺民掩面流淚，琴放聲嗚咽，覺慧眼中充滿了怒火)

(有人來開門)

接生的 (在內) 恭喜大少爺，是一位公子！(嬰兒啼哭着) 可惜生下來就沒有

媽了！

(覺新想衝進去，可是門又關了，然後他失去知覺地走到桌旁，覺民扶他坐下。

半晌)

慧 (忍不住走至覺新前) 大哥!

新 (失去知覺似的) ……

慧 大哥……

新 (茫然慢慢立起來) 你……

慧 我一分鐘也待不下去了!我再也待不下去了,我一定要走!

新 (茫然地) 你要走?

慧 是的,我要離開這個家庭,我要離開這個鬼住的地方;這兒儘是鬼,沒有一個人,有的是我的敵人!

新 (漸驚覺) 敵人我……我也是你的敵人?

慧 是的,大哥,我自然是愛你的,可是我們隔得太遠,你比我更愛嫂嫂,更愛梅表姐,可是我不明白,你就這樣讓人家傷害她們,一個一個斷送了她們,你甚至做了幫兇!害死了梅表姐,又害死了第二個人,你如果勇敢一點,還可以救活嫂嫂,可

是現在是太晚了，太晚了，大哥，我愛你，可是我反對你，你可不要讓我恨你。

新（淚流滿面）是的，我是一個沒有用的人，我懦弱，我畏怯，我害了梅表姐，我害了嫂嫂，我還算是一個人麼？……我……

慧 你應該反抗！

新 反抗……（茫然地）我對誰去反抗，你要走，可以走到上海去，到北京去，可是我呢？我到什麼地方去呢？我是被這家拴定了。

慧（氣忿地）那麼你真的不同意我走？

民 大哥，讓他去吧！讓他給我們衝開一條血路來！

琴 讓他走吧，大哥，讓他做個榜樣。

新（沉痛地）三弟，走過來，我是你的哥哥，我愛你，你說，你不恨我麼？（覺慧慢慢搖頭）我要幫助你！（悲哀地）我一定幫助你讓你離開這裏。不許一個人傷害你。如果有什麼人跟你為難，讓他們全放在我身上了！三弟，我一生是完了，

慧

我的希望，全在你的身上了！你去吧！

（感動地，緊握着覺新的手）哥哥！

（覺民和琴含淚看着他們）

——幕——

（全劇完）

後記

一年前的今天，我受了朋友們的慫恿，劇社的囑託，開始改編「家」。一共化了三個月，最後一個月差不多全是熬着嚴寒的冬夜，在極端痛苦的狀態中工作的。那時候，爲了連夜趕寫，患了極重的鼻膜炎，一面揮筆疾書，一面則不斷地用手帕揩拭濃重的鼻涕。而由於鼻子的不通，腦袋發漲又疼痛……然而到底完成了。

寫成後，深覺不安，覺得草率從事，恐不能表現原著精神於萬一。幸而上演後，觀衆輿論尚好，接連演了三個月。這當然是由於巴金先生原著的普遍深入人心的原故。

可是在這期間，我的精神身體同時受了莫大的痛苦，後來雖然在醫院裏連躺了一個多月，開了刀，但是並未能醫痊我的病痛。

有一點可以安慰的，是劇社的經濟的基礎却因而穩定，一向以「建劇」爲工作目標的我，也不得不藉以解嘲。

演出後，各方來信要這劇本，當即想到出版，曾托人轉寄巴金先生一份，閱後付印，誰知這一稿件竟會落到商人手裏，未得編者同意，拿去付印。世界上實在有許多意料不到的事。而我就常遭到這種想不到的意外。

然而想到朋友們在我改編前的鼓勵和指示，真是說不出的感謝；而在改編後，健吾、子伶、西禾、三先生細心的校閱，特別是健吾先生在演出時的精密的刪節，使我不會忘記。

此外，洪謨先生的演出，更使得這劇本增加不少光輝。

因此，除原作者外，我更虔誠地獻給他們，如果他們不以這改編本爲菲薄的話。一年後的今天，心境又陷入一種前所未有的境界。想着那些參加演出的演員，又想到不久前發生的一齣「辟格馬林」的悲劇，有說不出的愴桑之感！

真的，我願忘掉「家」，像忘掉一個噩夢。

最後，由於路遠和出版期的急迫，未能得到原著者寶貴的意見這一遺憾只好留待於再版的他日加以彌補了。

一九四一年九月。

附錄

「家」本事

家，甜美的家，每個人都有他甜美的家。

然而封建的大家庭又曾阻礙了多少人的上進，並且又曾損害了多少無辜的青年啊！

四川某地高家是當地有名的「書香門第」，自老太爺而下，四代同堂，可以算得上是個美滿的大家庭。但內部却隱藏着不和的空氣和惡濁的陰影，不過一時沒有表露出來罷了。

時代的浪潮不斷地汹涌。高家大房三弟兄覺新，覺民，覺慧因爲受新思想的薰陶都直接間接地被捲了進去。

在另一方面，社會上正有不少衛道者流和新興勢力頡頏，企圖挽回頹局。高老太爺及其子克明，克安，克定自然都是這一方面的人物。而老太爺的好友馮樂山更爲積極，組織孔教會，維護舊道德，雖然他們的私生活都堪指摘。

這樣，家庭中成了兩種勢力的對抗。一面是覺慧三弟兄年青的一代，另一面則是高老太爺以及其他許多家裏的男男女女年老的一代。

這年青的一代却又因爲性格和處世方法的不同，結果各人所走的路有着很大的差異。

生性懦怯的覺新不久便失去了戰鬥的勇氣，抱了消極的不抵抗主義，周旋於伯叔之間，讓父母作主娶了李瑞珏爲妻，斷送了和梅表妹的熱愛。他只有讓時間的巨流沖淡內心的創傷。誰知道城里發生了戰爭，竟因逃難兩人又聚在一處，這一次

的會遇倍增傷感。因此新寡的梅表妹舊疾復發，無法支持，不久便辭別了人世。

覺慧反對大哥這種處世哲學，他是敢作敢爲，最有生氣的一個。可是年青，缺乏經驗和方法。愛丫頭鳴鳳，但是甚至在她即將被馮樂山要討去做小老婆的前一日還不知道，等到他發覺的時候是已太晚，鳴鳳已經在無人援助之下，跳湖自盡了。這一刺激更加強了他敵對大家庭，和封建勢力作戰的決心。所以當覺民被迫完婚時，覺慧鼓勵他反抗，最後逃婚。靠着弟弟的激勵和愛人琴表妹（高家親戚中唯一進學堂的新女性）的安慰，以及許多朋友的贊助，覺民是勇敢地做了高家第一個敢于爲自己的婚姻爭自由的男子。

高老太爺的憤怒是可以想像得出的。可是當他還沒有來得及逼覺新找回覺民時，他已發現自以爲美滿的家庭，並不真的美滿，裏面藏着許多污垢。——克安、克定在外胡作非爲的事，已經夠使他積怒成疾，一病不起。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高老太爺垂死時，不禁想念到孫兒，於是耍覺慧把覺

民找回來，並且承認他和琴表妹的婚姻。但是死神已經蒞臨，來不及和他的兒子談說一切了。

高家存在着的舊勢力隨着老太爺的死而崩潰，可是牠仍然作瀕死的掙扎。用了牠最後的力量向弱者進攻：高老太爺的妾陳姨太太以迷信爲理由叫懷孕即將臨盆的瑞珪搬到城外生產。藉此作爲報復。瑞珪因此難產而死。死前又爲了迷信覺新受阻不能踏進產房和他的愛妻作最後的一訣。

覺慧再也忍耐不住了，他痛責覺新因爲不抵抗而做了幫凶。他和親近的朋友經過一度討論後，決計脫離家庭。覺民和琴都表示同意。覺新最初加以阻止，但終於爲他說動。他不再反對了，並且允許設法幫助他，完成他。

弟兄三個雖然互相親愛，可是爲了人生觀的不同，不得不分道揚鑣，各人踏上自己的前路。

封建的大家庭在血門中已被摧毀，新時代的青年是已失去了他們的枷鎖，如

今他們已可以在自由的「家」中呼吸新鮮空氣了。

家，甜美的家，每個人都有他甜美的家。

首次演出

演出者

上海劇藝社

地點

上海辣斐劇場

時間

一九四一年二月

導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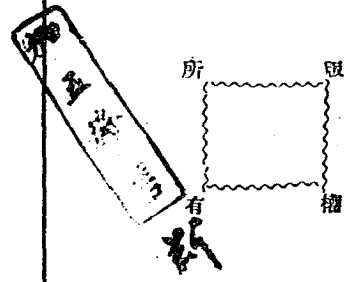
洪 謨

光明書局出版戲劇書

演劇藝術講話	世界名劇精選	晚禱 (獨幕劇)	為祖國飛行 (獨幕劇)	天長地久 (五幕劇)	生路 (四幕劇)	戀愛與陰謀 (五幕劇)	兒女風雲 (五幕劇)	精忠報國 (四幕劇)	枉費心機 (五幕劇)	阿Q正傳 (六幕劇)	董小宛 (五幕劇)	家 (五幕劇)	
顧仲彝等 集體寫作	舒湮編 第一集三元三角 第二集二元六角	朱雷著	朱雷著	許幸之編	蔣旂著	顧仲彝編	胡春冰編	江上青著	石靈著	許幸之編劇	魯迅創作	吳天編劇	巴金原著
三元六角	七角	七角	三元	一元六角	二元四角	一元六角	二元二角	二元二角	一元六角	二元五角	二元二角	二元二角	

總店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電話九六四〇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一月付印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一月出版



發行所

支店 桂林 太平路廿三號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電話九六四二〇

光明書局

金華 法院街卅一號

家 (五幕劇) (全一册)

實價國幣三元二角 [外埠另加寄費隨費]

編劇者 吳天

發行者 光明書局

印刷者 光明印刷局

4 2000

36431

#82
264310

